

文選卷第五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京都下

吳都賦一首

吳都者蘇州是也後漢末孫權乃都於建業亦號吳

左太冲

劉淵林注

東吳王孫

驪然而哈

呼來反楚人謂笑曰驪大

相笑弄貌也謂西蜀公子盛稱山川險阻而

王孫以為未足多盛也故笑弄之欲資其後

辭楚人謂相笑為台楚辭曰衆兆所哈然而

忍切曰夫上圖景宿辨於天文者也下料

物土析於地理者也曆星於地理者也分謂牛斗星

析分也言計其土地上下定其野形賦而分別也劉曰謂天垂其象而分野地以別土而區域殊料度也善曰文古先帝世善本

會覽八紘之洪緒一六合而光宅翔集遐宇子曰天道為文地道為善理

鳥策篆素玉謀音牒石記鳥聞梁岷有陟方之

館行宮之基歟良曰帝世謂虞舜之世也

也言為天地之綱紀洪大也緒業也光亦大

也宅居也言先帝經覽此八紘大業一統六

合方居天下又飛集於遠方之宇游蒼梧會

稽六合謂四方上下也銑曰鳥謂鳥跡書

也策竹簡也篆大篆類也素謂帛也所以書

之王謀石記皆典策類也鳥何也梁岷蜀之

二山名陟方王者巡省之基跡也今觀先代典

官天子行幸所止處也基跡也今觀先代典

策何聞蜀之有此跡乎謂舜游吳也劉曰

淮南子曰九州外有八澤之澤

者八紘亦方千里蓋八索也一牒札也石記

刻石書傳記也為安也梁梁州也岷岷山皆

蜀地也書云舜陟方謂南巡守也光武紀云

濟陽有武帝行過宮善曰六合已見西都

賦尚書序曰光宅天下鳥策鳥書於策也春

秋運斗極曰黃龍負圖書是也鄭玄禮記注曰

音義曰大篆蟲書鳥書是也揚雄書曰齊細素

四尺東觀漢記曰封禪其玉牒文祕天子事

也說文曰謀記也牒與謀同孝經鈞命決曰

封禪刻石記號也天子行所立名曰行宮

而吾子言蜀都之富曷同之有璋其區域

羨其林藪矜巴漢之阻則以為襲險之右徇

辭後蹲音昌之沃則以為世濟陽九齧音齧

而筭固亦曲士之所歎也旁覬音覬而論都邑

而筭固亦曲士之所歎也旁覬而論都邑

而筭固亦曲士之所歎也旁覬而論都邑

而筭固亦曲士之所歎也旁覬而論都邑

而筭固亦曲士之所歎也旁覬而論都邑

而筭固亦曲士之所歎也旁覬而論都邑

而筭固亦曲士之所歎也旁覬而論都邑

而筭固亦曲士之所歎也旁覬而論都邑

而筭固亦曲士之所歎也旁覬而論都邑

而筭固亦曲士之所歎也旁覬而論都邑

而筭固亦曲士之所歎也旁覬而論都邑

而筭固亦曲士之所歎也旁覬而論都邑

而筭固亦曲士之所歎也旁覬而論都邑

而筭固亦曲士之所歎也旁覬而論都邑

而筭固亦曲士之所歎也旁覬而論都邑

而筭固亦曲士之所歎也旁覬而論都邑

而筭固亦曲士之所歎也旁覬而論都邑

而筭固亦曲士之所歎也旁覬而論都邑

而筭固亦曲士之所歎也旁覬而論都邑

抑非大人之所壯觀也西翰曰瑋羨也吾子謂

山名漢水名言其要害猶人之有右手蹲鴟也

羨也右者言其要害猶人之有右手蹲鴟也

大常陰其根不死故得濟陽亢陽之時蹲鴟葉

曰離齷句小貌筭計也曲士小人也言蜀局

小之計且為小人所歎而况於我乎蜀都

旁魄混同也言若混同而論都邑則蜀都

靖蛉縣禺山有金馬碧雞之神巴漢之阻焉

郡之并關也漢中廣漢其路由於劔閣褒斜

也易無妄曰災氣有九陽阨陰阨一陰之

四為九漢書律歷志具有九阨陽阨五陰

合為九漢書律歷志具有九阨陽阨五陰

城門校尉箴曰盤石唐芒襲險重固漢書

食其曰其將握齷好苛禮齷楚角切文子曰

一曲士不可言至道莊子曰將旁薄與魄同

一世人曲大何則土壤不足以攝生山川不足以

人賦曰大何則土壤不足以攝生山川不足以

周衛公孫國之而破諸葛家之而滅茲乃喪

亂之丘墟顛覆之軌轍安可以儼音王公而

著風烈也之向曰發疑問之辭故言何如此蜀

謂防衛也卿大夫稱家亮死後蜀國方滅此言

西翰曰瑋羨也吾子謂

以爲險於之

蹲鴟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公曰敝化奢麗風翫其磧亦礫而不窺玉淵
烈已見南都賦風翫其磧亦礫而不窺玉淵
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習其敝邑而不覲
觀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躔直也良曰翫習
水而有石也玉淵淵深而不知我因如王淵之
淺近如此水之淺近也必在深淵今公不
深焉驪龍龍名也龍近也必在深淵今公不
窺則不知龍在淵則不知英雄之所在也
都邑不見上國則不劉曰英確之所在也
國也躔行歷之所不劉曰英確之所在也
之貌玉洲深處美玉所出也
淵生玉英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
龍領下故曰不窺王洲者不知龍之蟠也
善曰上林賦曰不窺王洲者不知龍之蟠也
有石也且歷切驪音離左氏傳曰驪水渚
敵邑與陳蔡從上邦音離左氏傳曰驪水渚
行子獨未聞大吳之壯善中麗亦有吳之
也

開國也造自太伯宣於延陵蓋端委之所彰
高節之所興建至德以創洪業世無得而顯
稱由克讓以立風俗輕脫屣於千乘若率土
而論都則非列國之所缺音決望也子翰曰子公
公子離辭壯麗自設問云獨未聞大吳之美
子說吳壯麗自設問云獨未聞大吳之美
麗乎壯麗自設問云獨未聞大吳之美
欲立之讓弟季歷遂居荊蠻號曰勾吳故吳
國始自於此也延陵季子吳公子以賢將
立之季子讓不受後封延陵也
延陵端其志操委棄其位以存讓體以興高
節以創制大業世無得而稱美焉
德能以建太伯延陵之讓節以成風俗蓋讓千
乘之重如脫履棄之徒履之貌若悉天下以
天下也缺相又缺如履之貌若悉天下以謂

趨于海也。洶洶出乎大荒之中，行乎東極之

外，經扶桑之中，林包暘谷之滂沛，潮波汨于

起，迴復萬里，歎妖霧逢蓬，溱溱雲蒸昏昧。

大荒國名，東極言極天之地，東言廣遠也。扶桑暘谷皆日出之所，言水瀉遠至此，滂沛

水多貌，須臾萬里，敲氣也。逢溱，溱溱，潮上感水皆

逆流，須臾萬里，敲氣也。逢溱，溱溱，潮上感水皆

蒸而為孤竹，北戶西王母，曰大荒，謂四海外也。

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曰大荒，謂四海外也。

四方荒昏之國也。又曰：東至大遠，西至邠，國

極遠也。言大荒，東極扶桑，暘谷者，謂海外彌

廣無所不連也。暘谷，見上文。逢，莫測其深，莫究其廣，澶

頊，胡容，余沆，朗，濛，莫測其深，莫究其廣，澶

莫測其深，莫究其廣，澶

莫測其深，莫究其廣，澶

莫測其深，莫究其廣，澶

莫測其深，莫究其廣，澶

莫測其深，莫究其廣，澶

莫測其深，莫究其廣，澶

莫測其深，莫究其廣，澶

莫測其深，莫究其廣，澶

莫測其深，莫究其廣，澶

趨于海也

外經扶桑之中

起迴復萬里

逆流須臾

蒸而為孤竹

爾雅曰

四方荒昏

極遠也

廣無所不

頊胡容

莫測其深

莫究其廣

澶

澶

澶

澶

澶

澶

澶

澶

澶

皆水聲也

林包暘谷

妖霧逢蓬

溱溱雲蒸

昏昧

大荒

謂四海外

彌

澶

澶

澶

澶

澶

澶

澶

澶

澶

澶

澶

澶

澶

洶洶

出乎

大荒

之中

行乎

東極

之

外

經

扶

桑

之中

林

包

暘

谷

之

滂

沛

潮

波

汨于

起

迴

復

萬

里

歎

妖

霧

逢

蓬

溱

溱

雲

蒸

昏

昧

大

荒

國

名

東極

言極

天

地

之

東

言

廣

遠

也

扶

桑

暘

谷

皆

日

出

之

所

言

水

瀉

遠

至

於

此

滂

沛

潮

波

汨

于

起

迴

復

萬

里

歎

妖

霧

逢

蓬

溱

溱

雲

蒸

昏

昧

大

荒

國

名

東

極

言

極

天

地

之

東

言

廣

遠

也

扶

桑

暘

谷

皆

日

出

之

所

言

水

瀉

遠

至

於

此

滂

沛

潮

波

汨

于

起

迴

復

萬

里

歎

妖

霧

逢

蓬

溱

溱

雲

蒸

昏

昧

大

荒

國

名

東

極

言

極

天

地

之

東

言

廣

遠

也

扶

桑

暘

谷

皆

日

出

之

所

言

水

瀉

遠

至

於

此

滂

沛

潮

波

汨

于

起

迴

復

萬

里

歎

妖

霧

逢

蓬

溱

溱

雲

蒸

昏

昧

大

荒

國

名

東

極

言

極

天

地

之

東

言

廣

遠

也

扶

桑

暘

谷

皆

日

出

之

所

言

水

瀉

遠

至

於

此

滂

沛

潮

波

汨

于

起

迴

復

萬

里

歎

妖

霧

逢

蓬

溱

溱

雲

蒸

昏

昧

大

荒

國

名

東

極

言

極

天

地

之

東

言

廣

遠

也

扶

桑

暘

谷

皆

日

出

海曰大蓬萊山而大鼇以首戴之冠猶戴也
 濟曰大鵬鳥也續翻飛貌翼若垂天之翬言至大
 也良曰振盪動也汪流漫水也折猶擊也
 重淵言深也大龜戴山動擊於水也中其聲如
 雷霆下何可勝說其本源源之天所由也謂聲動
 於天也函幽極之明也呂氏春秋曰耀之狀也窮
 蠢動也物皆極之也謂珠玉光耀日月望則蚌
 性極形物皆極之也蚌蛤虛列仙傳曰鼇負蓬萊山
 蛤實月晦則蚌蛤虛列仙傳曰鼇負蓬萊山
 而抃滄海之中莊周曰北溟有魚名鯢化為
 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鵬之將徙於南
 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九萬里亦振盪之
 狀也汪流水深貌其聲勢之不可勝也
 南子云虛廓生宇聲勢之不可勝也善
 曰聳取衆聲也埋蒼云聳不聽也魚曹切
 牛乙切杜篤論都賦曰蠹生萬類既照月以
 貌許既切春秋保乾圖曰蠹生萬類既照月以
 全宋均曰全十五時也列子夏華曰渤
 之東曰歸墟其中五山峙而不可動玄中記曰巨
 鼇十五舉首而戴五山峙而不可動玄中記曰巨

鼇巨龜也西京賦曰巨靈鼻負島嶼序綿邈
 王逸楚辭注曰擊手曰抃音卞島嶼序綿邈

洲渚憑平隆崇曠瞻迢遞迴眺冥蒙珍怪麗
 奇隙充徑路絕風雲通洪桃盤屈丹桂灌叢

瓊枝抗莖而敷藻珊瑚幽茂而玲瓏中翰曰海

島洲上有大山曰嶼綿邈遠也洲中有草木曰

渚憑隆高貌也嶼綿邈遠也洲中有草木曰

也迢遞長也冥蒙不眴貌麗著也隙異也言

洲嶼有珍怪奇異之物著處充滿也隙異也言

絕謂山海險難唯風雲可通翰曰洪大也

大桃樹盤屈三千里丹桂者言吳地多桂而

叢生木叢生曰灌叢於水下故云幽茂玲瓏

枝葉貌也珊瑚樹生於海中洲上有
 山石魏武蒼海賦曰覽鳥嶼之所有水中可
 居曰洲小洲曰渚曠瞻迢遞迴眺
 冥蒙謂洲渚也徑路絕者人道斷絕風雲迴眺

者唯風雲能交通也意者謂奇怪之徒因風
雲以交通水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
上有大山挑屈盤三千里桂生蒼梧交趾合浦
以南山中所在叢聚無他雜木也其枝葉皆
辛木叢生曰灌瓊樹食其華藥令人長生楚
辭曰精瓊藥以爲糧蓬萊三神山仙人所居故
宜有焉漢歌曰漲海上蓬萊咀瓊英珊瑚樹赤
葉扶南傳曰漲海中盤石珊瑚生其上
善曰後漢黎陽山碑曰山河馮隆有精英方
朱稱鬱金賦曰丹桂植其東莊子曰南方積
高百二十名瓊技增岡重阻列真之宇玉堂對
雷石室相距鵲鵲翠幄嫋嫋素女江妃於
是往來海童於是宴語斯寔神妙之饗象荒
難得而覩和魯縷多銑曰增岡重阻高峻貌其中
岡高居其攔雷相險也向曰玉堂石室皆仙
人所居也

惟帳也嫋嫋素女謂神女言仙人所居也
良曰江妃解佩與鄭交甫者海童海神也二
者皆於此往來冥語也翰曰神妙則所
神皆於事仙道至微事或饗象饗象言未審
也羗蒨薛之端翻縷次序也言難知其次第
也吳歌曲曰玉堂石室仙人齊持何等前
曰羗楚人發語端也善曰馮衍爾富
如江海壽配列真楚辭曰紫貝闕兮玉堂
玄禮記注曰配列真前有承雷列仙傳曰赤
常止西王母石室中徐幹齊都賦曰翠幄浮
遊埤蒼曰嫋嫋美也奴烏切爾乃地勢块
素女鼓五十絃瑟王延壽玉孫爾乃地勢块
賦曰羗難得而覩縷觀力戈切爾乃地勢块
烏點卉木豢老蔓遭藪為圃值林為苑異
郎苦葢數薺育夏曄于冬倩方志所辨中州
琴華蓋數薺育夏曄于冬倩方志所辨中州
所羨木盛長而蔓延長也卉木豢蔓言草

有草曰圃有木曰苑言逢藪草則為圃值林
木則為苑言不特故為之者也異莠菑言
育植草木多也擘榮貌倩盛貌言草木夏榮
冬不凋也方志謂四方物土所記錄者若分
辨色類則必有中國之貌也卉百草也
北莽沕也高下不平貌也
語也苑有木曰苑有草曰圃言林藪非一所在
皆為苑圃有國有草者因天地之自然不復
假人功為園圃也爾雅曰莠榮也南土草木
通曰冬生故曰莠善曰鵬鳥賦曰塊北無
垠塊鳥朗切北鳥八切廣雅曰滌滌亦草
瓜切爾雅曰滌滌也郭璞曰滌滌猶滌滌
之貌也藪與藪同無俱切
彙謂非一江離之屬海苔之類綸關豆菴薑
食葛香茅石帆水松東風扶留組紫絳
海苔海菜中草食葛葛根也香茅亦草石帆而
者皆海菜中草食葛葛根也香茅亦草石帆而

下四者皆草名也劉曰異物志曰藪香交
趾有之豆蔻生交趾其根似薑而大從根中
生形似益智皮殼小厚核如石榴辛且香藥
草樹也葉如柝欄而小三月採其葉細破陰
乾之味近苦而有甘并難舌香食之益薑
彙大如累氣猛近於臭南土人搗之以為薑
菱一各廉薑生沙石中薑類也其累大辛而
香削皮以黑梅并鹽汁漬之則成也始安有
之彙類也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所謂
薑彙非一也江籬香草也楚辭曰扈江籬海
苔生海水中正青狀如亂髮乾之亦鹽藏有
汁名曰濡苔臨海常獻之爾雅曰綸組似鹽
海有之紫紫菜也生海水中正青附石生取
乾之則紫色臨海常獻之絳絳草也出臨賀
郡可以染食葛蔓生與山葛同根特大海
芋也豫章間種之香茅生零陵石帆生海
石上草類也無葉高尺許其華離樓相貫連
雖無所用然異物也死則浮水離樓相貫連
得之希有見其生者水松藥草生海中出南
海交趾東風亦草也出九真扶留藤也緣木

而石賁灰與檳榔者斷破之長寸許以

合南皆有之善曰蒨音納布護阜澤蟬聯

以火豆反彙音謂綸古頑切布護阜澤蟬聯

陵丘寅緣山嶽之邑節冪歷江海之流

光色炫晃芬馥勝蠻職貢納其包匭離騷詠

其宿莽翰曰澤華聯謂草衆密貌澤畔曰阜有水

言草衆草滋長皆緣上山嶽而於草山下曲曰岳冪

動也帶花根而綴于枝上朱蕤花也言花生

於草若草銜之銑曰蕤多狀也允草初生

之謂蕤華盛貌菲美貌言花卉叢生鬱

茂華盛而美之良曰光色炫晃謂花卉向

日有光色之貌芬馥香也勝蠻職貢謂獻

氣積來如勝蠻之羣飛也翰曰職貢謂獻

匣君也納猶入也包裹也匭匣也謂致於裏

曰許氏詁字曰草生而初達謂之蕤也

雄方言詁字曰草生而初達謂之蕤也

猶以結也尚書禹貢曰包匭菁茅菁茅生

可又纏結之江淮間謂之宿莽屈原嘉之

其志故離騷曰淮洲之宿莽善曰毛萇

詩傳曰離騷曰淮洲之宿莽善曰毛萇

載實說文曰蕤音節蕤以稅切蕤已見蜀都

賦黃緣出也音節蕤以稅切蕤已見蜀都

木則楓柙甲豫章柎欄枸古榔郎綿杭元純

度楠榴之木相思之樹劉曰楓柙皆香

椿樞盧文櫜棹平仲君遷松梓古

木也豫章木也直而高其用與柎欄同

度楠榴之木相思之樹劉曰楓柙皆香

椿樞盧文櫜棹平仲君遷松梓古

木也豫章木也直而高其用與柎欄同

度楠榴之木相思之樹劉曰楓柙皆香

椿樞盧文櫜棹平仲君遷松梓古

木也豫章木也直而高其用與柎欄同

度楠榴之木相思之樹劉曰楓柙皆香

椿樞盧文櫜棹平仲君遷松梓古

樹曰百圍其高千仞而後有枝此大樹之屬也

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挈竈也女居切

也於感切鄒陽上書曰輪困離竒埤

之貌埤楚立切塢除立切毛詩曰旭

時亦間也房妹切颺音留律謂籟也

力久切颺所水切颺音留律謂籟也

所謂幽律是也說文曰筑似箏五絃

世本日隨作竿鄭玄周禮注曰三十

其上也則有猿父哀吟揮胡子長嘯

裸然騰躄教飛超小勅爭接懸垂競

透沸亂牢落翠散哀向曰猿父猴也

獸名此重言風搖其輕捷也猿猴

之類騰躄飛超言其輕捷也猿猴

類羣游忽遇人則驚亂如沸牢落

走亦如雉之驚散也必不羣偶而

於林竹槁折墜地處女即接末袁公

素公問處女將止見於越王道逢老

曰妾不敢有所隱唯公試之於願一

於林竹槁折墜地處女即接末袁公

飛上樹化為白後遂引去異物則

善從臨海北有食之鱸大如猿肉

生樹色青赤有文曰山海經曰獄

狀如犬人也善曰山海經曰獄法

兔園賦曰騰漏雲亂葉羣散狻

結羊鬻儕狼狽八烏踰俱象於烏

族犀兕似之黨鈞爪鋸牙自成鋒穎精若曜

星聲若雷霆名載於山經形鏤於夏鼎

謂此林木之下餘並獸名如戟牙如刀鋸鋒穎也言利也

言此羣獸爪如鈞戟牙如刀鋸鋒穎也言利也

震怒也精也山經言其目如星之光其聲如雷也

劉曰爾雅曰象羊則笑左手操管海南經所

出反也異物志云鬻狼大如麋角前向有枝下

如不得入山林山海經曰南海之外有狻猊狀

象生九真淮日南山中六者其牙鼻長一丈於

亦墮也又足類象蒼黑五色一寸不墮性上好食棘口

傳曰灑血武陵以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枝

澤林藪不逢而為之備魁魁莫能逢之故曰山

形鏤於夏鼎善曰麋在西切契於八切偷

曰刃却刃援頤鄭玄曰頤鋒也擊伯其竹則

篔簹當林筴於桂箭射筒柚由梧有篔簹

匹勞勞有叢向曰皆竹各也異物志曰篔簹

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寸始興以南去六

尺或相去一丈廬陵界有之始興以南去六

小夷人績以布林筴袁公所與越女試

長四五丈箭竹細小而勁實可以為箭通

無節江東諸郡皆有之射筒竹細小通長

丈餘亦無節可以為射筒及由梧竹皆出

濟曰

其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蠹蓄森萃翁鳥茸而蕭瑟檀藥嬋娟一玉潤

碧鮮梢雲無以踰嶰解谷弗能連驚音驚角

食其實鶴鷄擾其間濟長也往謂筍皮抽節謂

而攢生也翰曰搆蠹深長貌森清陰之狀

萃聚也翁茸茂貌蕭瑟聲也向曰檀藥

嬋娟皆美貌玉潤碧鮮言竹色如王碧之鮮

潤碧亦玉也良曰鮮言雖梢雲之高亦不能

踰也嶰谷山名生美竹言亦不能連也亂也

曰驚鷄鳳皇非竹實不食鷄鷄鳳類擾亂也

言亂處竹間也劉曰芭筍冬筍也出合浦

其味美於春夏時筍也見馬援傳漢書天合浦

志曰見梢雲其說音律伶倫也嶰谷嶰嶰北谷

也黃帝詔伶倫為音律伶倫也乃之嶰嶰陰取

嶰谷之竹斬其厚均者而吹之以為黃鍾之

管鸞鷟鷟鷟鷟皆鳳類也非竹實不食黃帝時

鳳集東園食帝竹實終身不去馴擾善也脩

善曰楠蠹茂盛貌冒犯也枝棄兔園賦曰脩

夾竹檀藥其果則丹橘餘甘荔枝之林檎柳無

柯椰以葉無蔭龍眼橄敢欖覽探市榴禦霜

謂冬熟也比景國名衡山南岳也言此果木

結根列梢生於此處劉曰薛瑩荆揚以南

後口中更甘高涼建安皆有之荔枝樹生山

中葉直無枝葉從心生大如檳榔樹高六七

夫正直無枝葉從心生大如檳榔樹高六七

心中出一房數百實實如雞子皆有殼肉滿

殼中正白味苦澀得扶留藤與古貴灰合食

之則柔滑而美交趾日南九真皆有之椰樹

似檳榔無枝條高十餘尋葉在末如東蒲實

大如瓠繫在樹頭如雪厚半寸如猪脂味美如胡

挑核裏有膚白如雪厚半寸如猪脂味美如胡

胡挑膚裏有汁升餘清如水美如蜜飲之可

以愈渴核作飲器也龍眼如荔枝而小圓如

彈丸味甘勝荔枝蒼梧交趾南海合浦皆獻
 之山中人亦種之檄攬生山中實如雞子
 正清甘美味成時食之益善始興以南皆有
 之南海常獻之探探子樹也生山中實似梨
 冬熟味酸丹陽諸郡皆有也榴榴子樹也出
 山中實亦如梨核堅味酸美交趾獻之善
 山撮音敢攬音覽探市瞻切漢書音義如淳
 曰比景日中於頭上景在己下故名曰比景
 比方利切宋王笛賦曰素花斐丹秀芳臨青
 余嘗觀於衡山之陽
 壁係紫房鷓鴣南翥而中留孔雀絳羽而
 翱翔山雞歸飛而來棲翡翠列巢以重行胡
 反銑曰斐美貌也言果木之花美而且芳
 香青壁山之石壁色青紫房果之紫者係於
 木上向曰五色曰絳鷓鴣鳥常南飛言其
 經此果木之中說其茂盛遂留未去也孔雀
 以五色羽翰亦常飛集其中良曰山雞
 翠皆鳥名亦棲巢於中重行言多也劉曰

鷓鴣如雞黑色其鳴自呼或言此鳥常南飛
 不北豫章以南諸郡處處有之孔雀尾長六
 七尺綠色如雞而黑色崖棲晨鳴今所謂山雞
 中山雞如雞而黑色樹棲晨鳴今所謂山雞
 者驚蟻也合浦有之翡翠巢於樹顛生子夷
 人稍徙下其巢子大未飛便取之皆出於交
 趾鬱其琛賂則琨瑤之阜銅錯買苦之垠音火
 齊去之寶駭雞之珎頰盈丹明璣金華銀樸
 紫貝流黃縹匹碧素玉隱賑之歲乖襲懷雜
 插楚幽屏必井精曜潛頰古砮列侈直山谷
 奇舉岸為之不枯林木為之潤黷隋侯於是
 鄙其夜光宋王於是陋其結綠良曰琨瑤珍
 名錯白鐵也阜山也琅畔也言此等物所出
 翰曰火齊寶名駭雞犀角也雞見則驚之頰

丹素玉並寶王之類也隱賑之言多也歲曩昨
 積貌雜插幽屏謂薛生隱僻之處常類然有異
 曜則寶王之光雖在幽僻之處常類然有異
 光也哲摘也墜落也言寶玉生於山谷為入
 之所摘落也岸長岸也泉生於山而岸草
 不枯玉在於山林木潤也泉生於山而岸草
 曰言隨侯夜光珠宋王結綠玉名陋鄙不可
 尚言此所出可謂貴也劉曰琛寶也賂不貨
 也詩云來獻其琛大賂南金三品琕瑤皆美石也
 錯金屬也禹貢揚州貢金三品琕瑤皆美石也
 異物志曰火齊如雲丹重杏而可開色黃赤
 似金出日南頗赤也丹丹重杏而可開色黃赤
 禹貢荊州貢丹璣珠屬也朱崖言出珠金華采
 也銀樸銀之在石者紫貝以色言之流黃縹碧素玉者
 精也淮南子曰夏至而流黃縹碧素玉者
 亦以色言也若者其有如若縹碧素玉者
 谷者淮南子曰積疊琰玉以純脩而張衡南
 都賦曰隨珠夜光張祿先生曰尚書曰璠
 侯宋王於此各鄙其寶也善曰尚書曰璠
 琕篠蕩孝經搜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犀駮雞

宋衷曰角有光雞見而駭也劉欣期交州託
 曰金華山朱崖言金有華采者埤蒼曰歲曩
 不平也幽屏謂空青珊瑚墮之孫卿子曰有光
 類說文曰若摘空青珊瑚墮之孫卿子曰有光
 無小而不警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木潤
 淵生珠而岸不枯許慎游南子注曰碕長邊
 也巨其荒陬侯子謫以詭鬼則有龍穴內蒸雲
 衣切其荒陬侯子謫以詭鬼則有龍穴內蒸雲
 兩所儲陵鯉若獸浮石若桴雙則比目片
 則王餘窮陸飲木極沉水居泉室潛織而卷
 綃淵客恍浪慨代苦而泣珠開北戶以向日齊
 南冥於幽都向曰言其荒遠陬隅之所也謫
 氣為雲雨故云儲積也近水有龍穴其內蒸
 魚四足如獺故云若獸浮石石之輕者水似
 浮泛猶如桴也良曰雙行者為比目也
 行者為王餘片隻也皆魚名向曰窮高也

言高陸之地無水斬木取汁飲之極沉水居
有甚沉溺之處人於水飲此說人出於人
也泉室則水居者俗傳鮫人嘗寄水中
間賣綃綃則綃也又云鮫人嘗寄水中
乃泣珠於盤留遺主人以悅南為幽都亦如
國之見北也黑土劉天旱人便以湘東新平
有龍穴中黑土劉天旱人便以湘東新平
土則暴兩應之常以此謂雨也陵鯉有刃足
狀如獺鱗甲似鯉居土穴中性好食蟻楚辭
曰浮陵魚曷止王逸曰陵魚鯉也浮石體虛
輕魚其身為半也俗云越王鱸魚未盡因以
半棄之為魚遂無其一而故曰王餘也朱崖
海中渚東西五百里南北千里無水泉有
大木斬之以盆甕承其汁而飲之水居鮫人
積底居也俗傳鮫人從水出曾寄寓人家
猶索器泣而南出珠滿盤以與主人臨去從
主人曰尚書曰宅朔方曰

幽都謂日既在北則南冥與幽都同王餘泉
客皆見博物志窮陸見後漢書史記曰秦始
皇地南至北其四野則畛之暇綴無數膏
戶北據河為塞其四野則畛之暇綴無數膏
腴兼倍原隰殊品容華隆異等改象耕鳥
耘此之自與穉秀菰穗於是乎在

向曰畛陌中也畹兩陌間道也兼倍言阡陌道路
多不可數膏腴謂良沃地也兼倍言阡陌道路
地利獲倍於餘都廣平曰高原下濕曰隰品類
也宏下也隆高也言原隰高下等類殊異
翰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
耘穉麥也菰草名其子有米可食故云穗也
善曰鄭玄毛詩箋曰畛舊田有徑路也之引
切說文曰畹兩陌間道也知衛切說文曰畹
汗邪下也於瓜切越絕書曰舜死蒼梧象為
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耘左傳曰生人之道
於是在黃海為鹽採山鑄錢國稅再熟之稻鄉
乎在

貢八蠶之繇銑曰南人種稻一歲再熟有蠶

有豫章郡銅山吳王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

盜鑄錢煮海為鹽國用富饒異物志交趾稻

州記曰一歲八蠶繭出日南也徒觀其郊隧

之內奧都邑之綱紀霸王之所根柢帝音開國

之所基址郭郭周匝重城結隅通門二八水

道陸衢所以經始用累千祀也憲紫宮以營

室廓廣庭之漫漫寒暑隔閼蓋五於邃宇虹蜺

迴帶於雲館所以跨踰煥炳萬里也向曰徒

美之詞也郭外曰郊外曰隧向曰內言

深奧也為天下都邑之綱紀向曰內言

之土地富有可以為霸王深根固柢開國之

基址柢亦根也銑曰結隅謂城角相對水

道言郭郭之內有門十六水道兼通也良

曰經營也言今所以憲法也廓開也漫漫寬

傳於千年也向曰憲法也廓開也漫漫寬

大貌言法天紫微星以營官室開廣庭之寬

夏則熱氣闕而不來雲館則寒氣隔而不入

虹蜺之氣繞帶於傍也迴繞也劉曰爾雅曰

煥炳言其宮室光曜深遠也劉曰爾雅曰

根柢也吳與周並世稱王自泰伯至闔閭

步大城也越絕書曰吳郭周匝六十八里

門八其二有樓名門者車船並入昌門今

在銅柱石填地大城中有高平里周昌門

有水陸門皆闔閼善曰西都實曰虹蜺迴帶於

冬溫夏涼善曰西都實曰虹蜺迴帶於

相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帶朝夕之

濬池佩長洲之茂苑窺東山之府則瓌寶溢

目觀史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衍翊戰反蘇臺名

建也言臺高臨四望遠而孤立濬深也吳有朝夕池謂潮水朝盈夕虛因名焉長洲

茂苑言因江海州渚為之佩帶猶近也海陵

日觀視也吳之東山多寶玉如府庫也海陵

倉名紅粟謂諸久而色赤流衍善目謂多而

日吳王起姑胥之臺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

史記曰越伐吳敗之姑蘇漢書伍被曰子胥

云見麋鹿遊姑蘇之臺然姑胥謂錯出其珍

書枝乘上書曰夫漢諸侯方輸謂錯出其珍

怪不治如東山之府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

臨治上林園守禽獸不長月令章句曰

藏曰倉蒼頡篇曰觀索視之穀即蟻切漢書

曰大倉之粟紅起寢廟於武昌作離宮於建

腐而不可食

葉闡闔閭之所營采夫差之遺法抗神龍之

華殿施榮楯尹而捷獵崇臨海之崔嵬飾赤

鳥之曄偉曄名于輒反也闡閭夫差皆郡

言今復得開造采其所營宮殿之法度也

向曰神龍殿名勾踐將伐吳作榮楯嬰以白

濟

吳

長

洲

海

陵

輸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翊

戰

反

蘇

臺

名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望

遠

而

孤

立

濬

深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東西膠葛南北崢嶸房櫳對楨連閣相經

夫差次有莖榭陂池焉玩好必從歡樂是務

郭宮室夫差增崇侈靡故曰闡閭閭造吳城

諫曰王勿受也王不聽遂受之闡閭造吳城

大黃種蠹對以九術於戲兵王王大悅子胥

者明非吳舊都也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欲伐吳

此物臨海赤鳥二殿名崔嵬高大貌曄曄亦

於姑蘇臺捷獵列次後都建業言誰宮

璧鏤以黃金狀如龍蛇以戲吳王受之施

向曰神龍殿名勾踐將伐吳作榮楯嬰以白

華殿施榮楯尹而捷獵崇臨海之崔嵬飾赤

閣闈譎峽詭異出竒名左稱寧崎依巨右獠臨

研苦耕反房籠室之疏也葛廣遠貌嶢峻貌嶮峻貌

開道而連相經過也險峻也言門戶譎詭而

遠之貌魯靈光殿賦曰洞膠葛其無垠說文

曰櫺房室之疏也又曰擴惟屏屬然則門牕

崎臨研閣闈名也音棍口耕切彎雕藥鏤案節

青瑣丹楹圖以雲氣畫以仙靈雖茲宅之夸

麗曾未足以少寧思比屋於傾宮畢結瑤而

搆瓊齊曰藥拱也案斗也皆彫鏤其上青瑣

彩色故曰丹楹翰曰言於殿內畫作雲氣

今復安謂更欲奢侈也傾宮以瑤為臺以瓊為

室劉曰汲郡地中古文冊書曰築築傾宮

飾瑤紂作瓊室立玉門言其夸麗善曰

抗鄭玄禮記注曰栢謂之案音節也高闈有閣

洞門方軌朱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

亘以淶水玄蔭眈眈耽清流亶亶音尾闈宮中

之門閱限也洞通也方軌並車也言通門可

以並車而行也亶橫也言淶水橫流於其道

砥平也良曰亶深之狀亶亶水橫流於其道

勢曰眈眈善曰李尤德湯殿賦曰朱闕巖巖漢書

音義應劭曰馳道天子之道毛詩曰周道如

然古之表道或松或槐也韓詩曰亶進也列

塘查加責下邑屋隆夸固長干延屬飛甍萌舛

寺七里挾棟陽路屯營柳比必廨署棊布橫

互向屋多而相夾陽路向南之道廣七里夾棟謂

署也如營軍衛相分布次如梳齒相下間巷名隆

盛也干地名延屬言此邑室相連也飛甍舛互向曰

棟宇相交互也劉曰建業宮前官寺挾道

也橫塘查下皆百姓所居之區各江東謂山

岡間為干建鄴之南有山其間平地吏民居

是故稱干也毛詩曰大長干小長干皆相屬疑

干止善曰應劭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謁路

如陽也毛詩曰其崇其居則有高門鼎貴魁岸

豪桀虞魏之昆顧陸之裔岐嶷繼體老成奕

世躍馬疊跡朱輪累轍陳兵而歸蘭錡几內

設冠蓋雲蔭閭闔噓岸長貌虞魏顧陸皆

者能繼祖考之德老成者亦少而有長老之

道衣冠赫奕不絕於代疊跡累轍言其衆多

也蘭錡銑曰言躍馬朱輪之入皆出八陳兵也

雲之蔭而問巷為其闐噓於內皆出八陳兵也

始也乃祖乃父已來皆貴故曰鼎貴也虞魏

顧陸方鼎貴躍馬騰躍之謂也蔡澤傳曰躍

馬肉食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錡善

二又曰雖無老成人謝承後漢書曰王公位

其隣則有任俠之靡輕訛之客締細交翩

翻儻胤從自用奕奕出躡珠履動以千百里燕

巷飲飛觴舉白翹關扛江鼎拊射壺博都

陽暴謔中酒而作翰任日以義示人人皆信之

也輕諄之客謂輕捷之翻言其隣近之處相

交而往來償者所以道引於前也從者侍從

於後奕奕盛貌所齊曰躡踏也珠飾其履

者動以千百言多也舉而罰之行觴疾如飛也

皆舉也博關門關也鼎大鼎也郡人舞曰拊壺投

壺也博博奕也向曰鄙陽郡人酒為半酣也

酒半酣之時好為暴惡之戲中酒為半酣也

劉曰靡羨也揚子法言曰聶政荆刺刺客之

靡締結也賈誼過秦論曰締交白罰爵名也

漢書曰引滿舉白鄙陽人俗性暴急何晏云

鄙陽惡戲難與曹也鄙陽本豫章縣信為任善曰

是非為俠漢書述曰俠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善曰

也翩翩往來貌奕奕曰輕靡之貌高誘淮南子

注曰諄輕利急疾也諄音眇史記曰平原君

使人於春申君趙使欲夸楚為玳瑁替刀劍

室皆以珠飾之請春申君容三千餘

人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招與翹同拉

舉也扛鼎已見西京賦漢書贊曰元帝時覽

禮有投壺論語曰搏為拊壺投壺也於是樂只

衍苦而歡飲無匱都輦殷而四奧來暨水浮

陸行方舟結駟唱棹轉轂昧旦永日

樂也飽而飲酒曰飲匱乏也翰曰都輦天

子所居之處殷盛奧遠暨至也言帝都殷盛

而四遠之人皆來至也方舟並舟也結駟連

方舟也結駟唱棹轉轂自早而至於暮故云

文選五

通曰青輦馬漢書曰殺身葬骨死事輦轂下楚

辭曰青驪結駟齊千乘漢書曰轉轂百數毛

詩曰且開市朝而普納橫闌闌而流溢混品

物而同塵并都鄙而為一士女佇胎史勅工賈

古駢坐必蒲紵衣絺服雜沓先從萃輕輿按轡

以經隧樓船舉颿帆而過肆果布輻湊而常

然致遠流離與珂音琢音遂音言翰曰闕闌市

地混雜貨如川之流盈溢於市塵也一者言都

中及邊鄙之人皆通貨物而來并在此一所

銑曰佇胎立視貌駢坐闐駢相次貌坐次也

良曰從上萃集也雜沓多亂之貌向曰輿

故樓船過於肆也舉颿者掛席用風力也流

翰曰果橘柚也布絺紵也輻湊來者常也流

離珂珞皆寶名自遠至也立胎劉曰混同也行

也地理志曰越多犀象玳瑁珠璣銅銀果布

之羨黃支國多異物八海多寶物湊會處也

珂老鵬入西海為玳瑁已裁割若馬勒者謂之

楚辭曰攬涕而佇胎許慎淮南子注曰坐相

連也扶必切羽獵賦曰萃從沈溶埤蒼曰從

走貌先鞅切漢書有縑捷賄紛紜器用萬端

樓船將軍玳瑁音戌縑捷賄紛紜器用萬端

金溢磊珂可珠琲對補闌干挑笙象簞鞞於筒

中蕉葛升越弱於羅紈多縑劉曰混同也行

四兩曰一溢貫珠曰琲縑縑劉曰混同也行

濟曰韜藏也挑笙竹簞與象牙皆藏於竹

筒而致貢也劉曰縑縑劉曰混同也行

羅紈言細薄劉曰縑縑劉曰混同也行

日縲貨布帛日賄金一見賜黃金百溢焉珂衆

多貌珠貫也珠十貫為一珠挑笙桃枝簞也

細者升越越之

細者縲音捷

相競誼喧譁花惶呼呬呼芬葩蔭映揮袖風

飄而紅塵晝昏流汗霰麥深木而中遠泥濘

奴定反向曰盤言語不止貌巢參錯亂

甚也言各動袖求風而相映也揮袖謂人眾之

流於地道路有泥濘霰小雨言汗似之

善日蒼頡篇曰壽不止也佇立切漿參衆相

交錯之貌方言曰參誤也奴巧切方言曰謹

謂之王舉袂成帷揮汗成雨毛萇詩傳曰濘泥也

富中之氓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豐巨萬競

其區字則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

之乃得財物多至於盡為己有珠服以珠為

射并兼他人之疆巷盡為己有珠服以珠為

飾玉饌言珍美而比於玉劉曰越絕書曰

富中大塘勾踐治以為義田肥饒故謂之富

中珠服珠儒之屬也王饒者尚書曰王食言

也并疆踰田畝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自賢曰矜

文曰毗田人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自賢曰矜

趨喬起材悍汗壯此焉比廬捷若慶忌勇若專

諸危冠而出竦劍而趨扈帶鮫函拔投屬鏤

力弱向曰言壯勇之人此中比屋皆是

及射之不中其捷如此專諸亦吳之勇士也
 翰曰危冠高冠也疎劍謂帶劍疎立而趨
 良曰扈者從君主行也帶以從君行也鮫皮飾刀
 拔投屬鏤劍名也皆帶以從君行也劉曰
 秦零陵令上書曰荆軻以自救謂此也韓非下
 下以神武拔偷長劍以自救謂此也韓非下
 曰解其長劍免其危冠離騷曰扈江離楚人
 謂被為扈鮫魚甲可為鎧淮南子鮫革犀兕
 為甲冑也周禮曰燕燕函孟子曰矢人豈不
 仁於函人哉傳曰賜子胥屬鏤以死允此皆
 其器用之事實亦其土俗所能出有嘉服用
 也善曰成公綏洛襖賦曰趨才逸態習水
 善浮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慶忌謂要
 離曰吾常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射之矣
 左也左滿抱而不能中高誘曰慶忌吳王僚之
 子也左傳曰吳公子光享王專諸寘劍於魚
 中以進抽劍刺藏鮑施於人去戲伐自問家
 王遂殺闔閭問刺藏鮑施於人去戲伐自問家
 有鶴膝戶有犀渠軍容蓄用器械無儲吳鈞

越棘純鈞湛盧戎車盈於石城戈船掩於江

湖向曰吳謂人皆為藏也言其兵仗不須

之出時自武庫人皆為藏也言其兵仗不須

相各軍容則器亦自問里取之鶴膝犀渠皆

良曰吳鈞劍類越棘戎車盈於石城戈船掩於江

也曰濟曰石頭越棘戎車盈於石城戈船掩於江

石城戈船掩於江

劉曰鮑也揚雄法言曰吳越以牙為鮑戲

婿也鶴膝牙也揚雄法言曰吳越以牙為鮑戲

渠也鶴膝牙也揚雄法言曰吳越以牙為鮑戲

馬法曰古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軍容
 八國則人德麤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國容
 曰闔閭既重莫耶乃復命國中作金鈞有
 貪王賞之重殺其兩兒以血釁鈞者衆多而
 獨求賞何以異於眾人之鈞乎曰我之鈞
 也於殺二鈞師向鈞而哭呼其鈞以子之
 也

扈籍曰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未絕於口兩鉤俱飛著於父之背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子乃賞之百金遂服其鈎爾雅曰棘戟也純鉤湛盧劍各也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有寶劍五問之對曰歐冶子因天地之精薛燭王召而問之對曰歐冶子因天地之精曰其伎巧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曰莫耶四曰豪曹五曰巨闕石城石頭鴈也建業西臨江其中也善曰禮記曰越船下有戈也湖二水名也善曰禮記曰越船下有戈也之戎器也鄭玄曰越國名也環濟兵紀曰安十七年城石頭越絕書伍子胥有戈曰建露往霜來日月其除草木節解鳥獸臚突膚觀鷹隼司誠征夫坐組甲建祀姑命官帥兩擁鐸將校獵乎具區濟曰露秋也霜冬也除將去草木凋落而鳥獸臚體皆肥往冬來日月日此言順時校獵乃勅整戎夫也組甲以黑

索連甲也祀姑幡名坐猶積也官官司帥將帥擁鐸執鐸以宣令鐸鈴也具區澤名司帥曰詩曰解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國語曰李見而草木節解本氏也謂霜降之後生氣既衰草木枝葉皆理解也臚肥也左氏傳曰肥臚謂畜之碩大蕃滋也漢書曰鷹隼擊矰弋不施於蹊隧於此時也漢書曰鷹隼擊矰弋不裏糧坐甲又曰組甲三馬融曰組甲以傳曰為甲祀姑幡也麾旗之屬也國語曰吳王夫差出軍與晉爭長昏乃戒夜中令服兵擐甲陳王卒官帥擁鐸建祀姑此吳軍容之舊制也周禮校人中大夫掌王甲獵之馬校千二百九十六匹具區澤名也在吳之西鳥上許善曰爾雅曰吳越之間有具區去鳥上許忽狼臚光呼夫南西屠儋含耳黑齒之首由金鄰象郡之渠驪由駭聿風裔商韞蘇雪徒驚捷先驅前途名象郡郡名皆蠻夷名金鄰國

曰被練為甲者所服也王格以玉飾車也驕
 子常欲之唐侯馬融曰驕驕鳥也馬而似之
 常子常歸唐侯馬融曰驕驕鳥也馬而似之
 旌旗之屬交龍為旂以魚須為柄也
 為常重光謂日月重光也鳥號為柝名也
 淮南子曰鳥號之弓無弦而射干將名也
 堯鑿以貝飾之弭弓末以象飾之馬章名也
 章也左氏傳曰約振振以象飾之馬章名也
 詩曰大車盤盤子虛賦振振以象飾之馬章名也
 記趙良曰屈廬之勁牙干將之維魚須之捷
 曹朱良又曰屈廬之勁牙干將之維魚須之捷
 乘其四騏而龍驤峭格周施量衝爵尉普張
 曰馬鹿超而龍驤峭格周施量衝爵尉普張
 畢罕瑣結畏巾屣蹄連網陸魚丘以九疑禦以沆
 元湘輜由軒蓼了擾殼構騎燭于煌高也格
 張網之木也周匝施之故曰周施量爵尉普張
 晉徧而張之畢罕皆網名名曰周施量爵尉普張

網名言遮闌禽獸以取之禦禁也沆湘二水
 山名言於水畔擾亂貌落以禁禽獸也沆湘二水
 輕車也蓼擾亂貌落以禁禽獸也沆湘二水
 行也媚煌疾貌也劉曰菲周曰峭格羅絡置
 尉畢罕皆鳥網也畏麋曰菲周曰峭格羅絡置
 兔得免而忘蹄陸闡也揚雄羽獵賦曰遮獸也
 禁苑也謂為藩落也揚雄羽獵賦曰遮獸也
 澤九疑山名沆湘水名輜車名也詩曰袒裼徒搏
 云輜車名也沆湘水名輜車名也詩曰袒裼徒搏
 拔距投石之部後臂駢脅狂趨子獷古狻季
 鷹隣鶚視參南譚犴荅翺荅若離若合者
 相與騰躍乎莽浪之野
 擊獸而殺之技距投石皆壯士所為者部
 也言壯士之部伍皆後臂善射駢脅亦壯士
 也狂趨走也獷狻勇也隣目精也言壯勇之
 士如鷹鶚之目以視人也隣目精也言壯勇之

隨象貌而離合不常莽畏廣大貌言相與騰

囉於廣大之野騰躍猶飛走也拔距謂兩人

以手相案能拔引之也袒超踰躍也投石舉石

漢書李廣猿臂為武騎常侍史記商君傳趙

良謂鞅曰駢脅也趙走力而駢脅者參左傳

晉文公駢脅也趙走力而駢脅者參左傳

附也賦曰騰而狂趙壯勇之貌其翠切說文曰獾不可

目精也力辰切參譚狘駢相隨衆多貌參

七感切翾徒合切莽畏廣大貌莽莫浪切干

鹵父殊鋌蟬賜良以夷勃盧之旅長殺短兵

直髮馳騁僂佻他全步並銜枚無聲悠悠

旆旌者相與聊浪郎乎昧莫之垆楛也及鏃

刀劍類也直髮馳騁疾而髮上直也亦矛也短兵

能全並疾走貌枚以竹為之大如箸口銜止

言相與放蕩遂獸至於此垆也劉曰干鹵

皆楛也越絕書云越王身披賜夷之甲拔勃

論曰流血漂鹵廣雅曰殺矛也呼狄切楚辭

曰車錯轂兮短兵接方言曰僂佻疾也漢書

並也周禮銜枚氏下士鄭玄曰止言語囂諠

也枚大如箸橫銜之毛詩曰有聞無聲又曰

山火烈燿遙林飛焰作善本浮煙載霞載陰拉

魯攏力雷琅郎崩巖他直岑鳥不擇木獸不

擇音翰曰疊鼓聲振動也縱火於山猛烈燿

而浮火氣時盛時衰如天有霞有陰拉攏木

摧傷之聲雷破山崩聲也鳥獸遭逼迫鳥不
 暇擇木而棲獸不暇擇木而棲左傳曰鳥則擇
 木又曰壘振壘也鳥擇音鹿得美草吻吻而鳴至
 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音獸皆然非唯鹿也
 莊周亦曰獸死不擇音以雷破之至故云鳥
 不擇木獸不擇音善曰說文曰擻音暴魁胡
 獵爾雅曰巒山墮山小而高曰擻音暴魁胡
 始頰司麋麋居焉六駮追飛生彈鸞鷓
 射獠乃狴庭白雉落黑鳩零陵絕嶠齋嶠茲
 聿越嶢嶢嶢趾勦踰逾竹栢獠連猿貳杞枿
 而封狝已虛苑呼神螭掩剛鏃潤霜刃涿翰
 暴空手搏虎也騫騎也頰絆也魁麋麋六
 駮飛生皆獸名鸞鷓鳥也獠狴也魁麋麋六

也皆彈射而致零落向曰嶠嶠高貌絕盡
 也言上陵盡於高處聿疾也疾越於險峻之
 所趾踰踐也斃於下把枿木名也封狝竹栢
 之也獠走於把枿之下把枿木名也封狝竹栢
 豬也獠走於把枿之下把枿木名也封狝竹栢
 刃兵器之刃白如霜也言為獸血所染潤也
 劉曰頰絆前兩足也莊周曰連之以羈頰麋
 大麋也桂林有麋山莊周曰連之以羈頰麋
 角曰南音如鼓詩云鷓黃頭赤目五生也師
 曠曰南方有鳥焉黃頭赤目五生也師
 鳥一人講之鳩毒江東諸大山中皆有之霜刃
 古人講之鳩毒江東諸大山中皆有之霜刃
 言其殺利也善曰毛詩曰與暴同爾雅曰魁
 曰暴虎空手以搏也魂與暴同爾雅曰魁
 虎魁黑虎音叔說文曰鷓超踰也取也音京
 記曰鷓超踰也取也音京
 申包胥曰吳為封狝脩蛇方言曰南楚人謂
 豬為豨虛豈切於是弭節頓轡齊鑣彼駐蹕
 豨豨聲呼學切豈切於是弭節頓轡齊鑣彼駐蹕

徘徊倘佯寓目幽蔚覽將帥之拳勇與士卒

之抑揚羽族以鬣距為刀鉞技毛群以齒角

為矛鉞古皆體著略而應卒倉所以挂挖古

而為創瘡痍于衝蹙律而斷筋骨莫不血六

銳挫鉉拉捍比摧藏雖有石林之岿曠嶮額

請攘羊而臂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

以趾此之翰曰此言止行也徘徊倘佯志不

不滿將重為其游獵之事向曰羽茨鳥也

謂抵觸也鉉鋒捍擲也推藏謂折挫也雀嶮

也言駐如刀戟戈矛劍皆體著卒急挂磨而為

也言駐如刀戟戈矛劍皆體著卒急挂磨而為

也言駐如刀戟戈矛劍皆體著卒急挂磨而為

也言駐如刀戟戈矛劍皆體著卒急挂磨而為

也言駐如刀戟戈矛劍皆體著卒急挂磨而為

也言駐如刀戟戈矛劍皆體著卒急挂磨而為

也言駐如刀戟戈矛劍皆體著卒急挂磨而為

也言駐如刀戟戈矛劍皆體著卒急挂磨而為

也言駐如刀戟戈矛劍皆體著卒急挂磨而為

也言駐如刀戟戈矛劍皆體著卒急挂磨而為

也言駐如刀戟戈矛劍皆體著卒急挂磨而為

攀鷄思鷄宜俯蹴七豺助獾音刮劫剖几熊

罽之室剽妙掠虎豹之落猩猩啼而就擒鬻

文選卷五

三十三

鬻沸扶笑而彼格屠巴蛇出象骼斬鵬翼掩廣

澤翰曰傾鳥巢破獸穴鷄鷄鳥也也室落皆居

醉則不能去乃啼也向曰猩猩獸也性好酒酒

而與人則執手而笑乃食之人因以筒致臂

抽臂以鑿綴其脣也於額而殺之格殺也翰

曰屠殺也斃骨也巴蛇大蛇也能食象故殺

掩蔽廣澤劉曰山海經曰猩猩夜聞其聲如

小兒啼也鬻劉為封溪有猩猩也已解上章

矣覆額移時而後食之人因為筒貫於臂上

待執人即抽手從筒中出鑿其脣於額而

得擒之張衡玄圖曰象羊喜獲先笑後愁山

海經曰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骼也其慎

為蛇青黃赤黑鵬翼大垂天也善曰許慎

淮南子注曰鷄鷄鷄維也鷄音儀爾雅曰猴

白豹音陌割亦割也居綺切廣雅曰落居也

萬扶沸切輕禽狡獸周章夷猶狼跋葛乎紘

橫音格中忘其所以映冉賜適失其所以去就魂

褫直氣攝之而自踢唐蹴北者應弦而飲羽

形債問方景僵者累積而增益雜襲錯繆傾藪

薄倒岬岫巖穴無紆牽蹤宗翳蒼無鷹須

鷄勿力思假道於豐隆披重霄而高狩籠烏兔

於日月窮飛走之棲宿音秀夷良曰狡勇也

所之也濟曰狼跋狼狽也紘網也映賜疾

視兒也皆狼狽於網中忘其看視失其去就

恐懼之甚也向曰褫驚也踢跌顛蹶者則

射之應弓弦而沒羽也飲則沒也債什也景

三十五

影也言其形影而什僵累積而增多雜錯
 亂以相襲形影而什僵累積而增多雜錯
 薄以兩山間曰岬並有穴曰岫言此中禽獸
 然以空也豨豨並有穴曰岫言此中禽獸
 借也山豐隆雷師也假借行路於雷師霄近天
 之薄雲冬獵曰狩披此重雲而獵未以為足
 乃將借道於雷師披此重雲而獵未以為足
 狩也向曰鳥中日鳥兔月中兔言將籠網
 取之使窮盡天地之間飛走之物也將籠網
 楚辭曰君不行兮夷猶王逸曰夷猶也
 紵網也踴躍皆頌伏也飲羽謂所射箭後
 漸箭也關子曰宋景公以飲羽謂所射箭後
 勁猶飲羽於石梁言欲假道豐隆非實事也
 然欲窮高極遠究變化備幽明故設此云
 善曰毛詩云狼跋其胡說文曰映整視也式
 非徒郎切疾視也式亦切禡奪也聲類曰踴
 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岬山崩也爾雅曰債僵
 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岬山崩也爾雅曰債僵

山有穴曰岫毛萇詩傳曰獸三歲曰豨公切
 切爾雅曰豨子公切說文曰豨公切
 麋也音頌又曰鷄鳥大鷄也楚辭曰吾令
 隆乘雲兮王逸曰鷄鳥大鷄也楚辭曰吾令
 雙居月中有兔已見蜀都賦者陰懈澗閼苦
 岡岵戶童罾罾浮滿效獲象終迴靶霸乎
 行睨計魚觀漁乎三江汎舟航於彭蠡渾故萬
 艘蘇而既同也翰山無草木曰童罾罾皆羅網
 也言山中禽獸皆滿功獲衆多也靶馬轡也
 視也言游獵窮於天地之間將迴轡乎行視
 之也乃觀漁乎三江之中備舟航於彭蠡之
 澤舟航艘船之揔名萬言多渾雜而山多波
 劉曰闕空也易曰闕其無人爾雅曰山多波
 木曰岵岡山脊也童無草木也若童無角大
 轡革也彭蠡澤名童善曰爾雅曰小童無角大

童澤不竭聖主得賢臣頌曰王良執靶左氏

傳曰公觀魚于棠尚書曰三既入震弘舸

澤底定彭蠡既儲說文曰艘船搖名弘舸

我岡連舳逐巨檻接艦飛雲蓋海制非常摸疊

華樓而島峙時髮髯於方壺比鷓首之有裕

邁舳艫於往初也鉞日舸大船舳舳兩邊挾木

大也皆彫飾奢麗其制度非常之高者蓋海言

多也皆峻也髣髴象似也方壺蓬萊山有神似

重閣者言船上華樓重疊如鳥之峻峙象似

宮閣者言船上華樓重疊如鳥之峻峙象似

方壺之宮闕鷓首舳舻皆船之極麗者有裕

多也邁過也言此舟船樓閣之盛皆過於往

昔也劉日揚雄方言曰江湖九大船日舸

舳船前也艦船後也檻大船也飛雲蓋海吳

樓船之有者皆彫鏤采畫有軒擴華檻之

船也島峙謂似方壺蓬萊二山有軒擴華檻之

傳曰楚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子光請於

眾曰喪先君之乘舟豈唯光罪眾亦有焉

善曰釋名曰上下重牀曰檻江表傳曰孫權

乘飛雲大船吳志曰賀齊所乘船彫刻丹鏤

望之若山方壺張組帷構流蘇開軒幌鏡水

己見上文也張組帷構流蘇開軒幌鏡水

區篙高工楫子師選自閩禺愚習御長風狎

翫靈胥責千里於寸陰聊先期而湏臾組綵

色也流蘇五色羽飾帷而垂之軒門也幌帳

也言於舟航樓觀之中設此具而居之鏡照

也區中也謂此靡麗之色皆照見於水中篙

所以刺舟而行也楫撓也工謂所善師謂所

長皆使其駕行舟者閩國與番禺國人均善

用舟楫故選擇而用之習御謂便用之也靈

胥子胥之神人將濟江海者必將祀之以祈

期須史而至劉曰流蘇謂翦繒彩垂於彫
 文之樓也水區河中言開文軒光輝如鏡
 照川也閩越名也秦并天下以其地為閩中
 郡班固述兩越傳曰悠悠外宇閩越東甌禺
 東禺其彼地人便水方言云刺船曰槁檝繞
 也淮南子曰來溪谷之流以象禹長風遠扇
 也靈胥伍子胥神也江海之間莫不尊畏子
 胥將濟者皆敬祠其靈以爲性命舟楫之師
 獨能狎翫之也千里路之長也寸陰晷之短
 也言水靈輯睦浪濤弭息取長路於陰景獨
 能先期而到故有須臾之暇也子胥善曰西
 賦曰長風激於別島越絕書曰子胥死王使
 捐於大江口乃發憤馳騰氣若奔擢掉謳唱
 馬乃歸神大海蓋子胥水仙也擢掉謳唱
 蕭籟鳴洪波善本作響渚禽驚弋磻波放稽
 鳥名劉曰鷓鴣鳥也楚辭曰從玄鷓與鷓
 鷓鴣禮記曰若虞機張鄭氏注曰虞主田獵之
 地者也機弩牙也鷓鴣鳥也似鳧頭上總毛
 羽善曰擢謳已見五都賦說文曰籟三孔
 見西京賦已見五都賦說文曰籟三孔
 傾任父釜鮪巨鱠縱橫網罟接緒術兼詹公巧
 鮪介翼側鮪鮪音乘鰲胡龜鼉同眾孤共羅
 沉虎潛鹿蜃繫籠籠侷束徽暉鯨背善本
 中於群犗邁古攬槍暴出而相屬雖復臨河而
 釣鯉無異射鮒附於并谷銑曰鈞餌鈞上置
 緒所以綴網之綱也接謂相接也詹公任父
 古之善取魚者向曰釜取魚器也詹公任父
 罩籠也翼盛魚器也垂鰲似蟹眾網也言與龜
 大魚名也濟曰垂鰲似蟹眾網也言與龜

鳥名劉曰鷓鴣鳥也楚辭曰從玄鷓與鷓
 鷓鴣禮記曰若虞機張鄭氏注曰虞主田獵之
 地者也機弩牙也鷓鴣鳥也似鳧頭上總毛
 羽善曰擢謳已見五都賦說文曰籟三孔
 見西京賦已見五都賦說文曰籟三孔
 傾任父釜鮪巨鱠縱橫網罟接緒術兼詹公巧
 鮪介翼側鮪鮪音乘鰲胡龜鼉同眾孤共羅
 沉虎潛鹿蜃繫籠籠侷束徽暉鯨背善本
 中於群犗邁古攬槍暴出而相屬雖復臨河而
 釣鯉無異射鮒附於并谷銑曰鈞餌鈞上置
 緒所以綴網之綱也接謂相接也詹公任父
 古之善取魚者向曰釜取魚器也詹公任父
 罩籠也翼盛魚器也垂鰲似蟹眾網也言與龜
 大魚名也濟曰垂鰲似蟹眾網也言與龜

鼉同其身羅網也
 鹿之至大者莊子云
 之至大者莊子云
 徽魚吞此釣為人所
 向曰鮒小魚也精疾
 臨大我於江海之
 今我於江海之中得
 也鯉者我曰易曰之
 公詹何也任父任公
 大鉤巨繒五十犗牛
 海已而大魚食巨鉤
 波若山海水震蕩任
 得魚也莊子曰得魚
 一魚者詩云南有嘉
 若單行謂比目魚也
 吳會行有之巢抑魚
 器也鬻形如惠文冠
 青

黑色負雄行二足似蟹
 常負雄行二足似蟹
 海朱崖合浦諸郡皆
 魚有角似鹿者陷網
 也繫有角似鹿者陷
 魚之有角似鹿者陷
 也淮有子力者魚也
 二井谷射鮒鄭玄云
 直魚生三良交也良
 水所生魚無大射鮒
 比魚之至大射鮒井
 况芒善曰列子曰詹
 綸芒針為鉤荆篠為
 魚於西京賦爾雅曰
 見西京賦爾雅曰鮒
 京賦又曰櫛兼有也
 囚拘求殞切徽音輝
 陵結輕舟而競逐迎
 切

之復形訪靈夔於鮫人精衛銜石而遇繳酌

文鯨遙夜飛而觸綸北山亡其翔翼西海失

其游鱗向曰結謂兩舟並繫齊解而進今以

逆潮水而取魚行舉張緝網也振猶舉也緝網今以

八王舟中王怪之使問於孔子曰此物

之復見也靈夔山精也言訪之於鮫人

曰綴射也精衛鳥名也生北山赤帝之女游

東海溺而死化為鳥比鳥常銜西山木石以填

東海因此遇射也綸小網也文鯨魚名有翼

生西海游東海遂觸網北山西海乃亡失此

物劉游東海綸也網北山西海乃亡失此

釣維何維絲伊緝楚昭王渡江得此為萍實令

王舟中王怪之問孔子曰此為萍實令

剖而食之其甘如蜜唯王者能獲此吉祥也

云先時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拳赤

想復遇斯事也山海經曰東海中雷以其皮

蒼身無角一足入水變鮫人居水中故訪之

北山經曰精衛其鳴自呼赤帝之女姓姜遊

於東海溺而死反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

狀如鯨魚身而鳥翼蒼文而行言吳之綸繳得

此鳥故西海北山夫其鱗翼也善曰萍實賦

對簡其華質則貳意費把錦績會料遼其虓

勇則鵬悍狼戾良曰題額也螭龍也言夷

濟之色相似故云比飾又可與虬龍偶對也績

也絲也言其依佈如錦絲鵬猶猛也言其猛勇

也悍怒目也言其如離鷲之怒目狼豺之惡戾

也善曰水經云彫題國在鬱林水南漢書

曰昔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

蛟龍之害虺費錦文豹於既切詩曰關如相

與昧潛險搜瓌奇摸毒蝟昧捫紫規螭惟

剖巨蚌於回淵濯明月於漣漪也言文身猶冒

徒能冒潛險之處搜求塊奇寶玉之物身之

日摸捫以手暗取蝟蟬似龜類有文紫螭大

龜淵也為器破大蚌於深淵之中乃見明月之

深淵也言破大蚌於深淵之中乃見明月之

珠光色洗濯於漣漪細波文高劉曰珠

冒也巨蚌育明珠者也列仙傳曰高后時會

珠仲獻三寸四寸珠此非田淵巨蚌不出之

也珠明風行水成文曰漣漪詩曰河水清且

也濯光珠於麗水蓋羨之清且漣漪者水極

畢天下之至異訖無索而不臻豁壑為之一

馨川瀆為之中去貧咄澹臺之見謀聊襲海

而徇珍載漢女於後舟追晉賈而回塵畢

訖竟索求臻至也言盡天下至異之物竟無

求之不至者矣言皆得之也向曰言搜索

也環奇珍異之物而豁壑川瀆為之罄盡窮

子羽賈千金璧渡河河神欲得之波浪急起

兩蛟夾舟子羽怒曰河神欲取吾璧可以義

璧於河中乃以劍斬蛟殺之羽駿璧而去今

子羽以璧為河神所謀取乃復入海求其珠

寶漢女漢水之神女也晉賈大夫也與其

妻如卓射雉今言載漢女以入海求寶如

大夫與妻如卓射雉也故云追晉賈而回

也劉曰于寶搜神記曰澹臺子羽齊璧渡

河風波起兩龍夾舟子羽奮劍斬龍波乃止

也

登岸投壁於河河伯三歸之子羽駿壁而去漢女賈大夫已見西京賦老子曰和其光同

其汨乎乘流以砰普宕浪翼颼風之颼颼直衝濤而上瀨常沛沛對普以悠悠沆乙虛可休

而凱歸揖一天吳與陽侯疾向日研宕急也颼颼風聲也言急疾如鳥之有翼更假颼風之勢也濤瀨皆波也言舟直衝而上沛沛流貌悠悠遠貌水伯也陽侯波神將禮揖而息凱樂而歸天

曰颼風弓上征班固曰颼疾也凱樂也左氏傳曰吳是水伯揖之者辨水靈而朝陽之谷神為賦南都指包山而為期集洞庭而淹留數軍實

涸疾也研宕舟擊水貌颼颼亦行貌離騷曰濼水大波沛沛行貌悠悠亦行貌離騷曰濼水大波沛沛行貌悠悠亦行貌離騷曰濼水大波沛沛行貌悠悠亦行貌離騷曰

乎桂林之苑饗戎旅乎落星之樓置酒若淮泗積肴若山丘飛輕軒而酌綠醪靈方雙轡而賦珍羞向曰包山山名洞庭湖名

戎旅謂宴會士卒以勞之桂林苑名落星樓名故以車行酒也方蓋也雙轡則四馬也劉曰

包山曰洞庭澤名王逸曰太湖也湖水中有班固曰洞庭澤名王逸曰太湖也湖水中有

實外傳曰射不遠講軍實鄭氏曰軍實所獲也善曰周處風士記曰陽羨有湖中有包

山左傳晉穆子曰風有酒如淮有肉如抵史記云紂為肉山也湘州記曰湘州臨水縣有西

湖取水為酒名曰酈酒車騎行酒肉已見西賦飲烽起醪子鼓震真士遺倦眾懷忻幸乎

賦飲烽起醪子鼓震真士遺倦眾懷忻幸乎

文選五 四十一

館娃佳鳥之宮張女樂而娛群臣羅金石與絲

竹若鈞天之下陳向曰盡士卒遺忘倦而忻悅天

樂以所至之樂羣臣幸館銑曰羅列也鈞天謂神宗

也言金石絲竹盛如神樂之聲下陳於此

見西京賦左傳曰蜂醜鼓鈞天並發善本東歌

操南音胤陽阿詠鞅莫任荆豔余楚舞吳歛

本音逾善越吟翕習容裔靡靡情情銑曰樂作

南國之音良曰胤猶演也陽阿舞也銑任

蠻夷樂也荆豔楚歌也亦有舞吳歛越吟

劉曰晏子春秋曰築作東歌南音徵引也南

引鍾儀楚人思在楚故操南音呂氏春秋曰

禹之行水見塗山之女未之遇而南省南土塗

山之乃令其妾往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乃

也楚辭曰吳淪蔡謳善曰鞅任已見東都

賦曹植妾薄相行曰齊謳楚舞紛紛登樓

傳曰莊烏顯而越今史記曰紂作靡靡之樂左

情曰楚志尹子革曰祈招之詩曰祈招之樂左

若此者與夫唱和之隆響動鍾磬之鏗鉉

俗叶協律呂相應其奏樂各也則木石潤色

其吐哀也則淒風暴興或超延露而駕辯或

踰淥水而採菱軍馬弭髦而仰秣末淵魚竦

鱗而上升翰曰隆高殷繁抵山叶猶和也協

其叶唱而繁若山之類於前曲度變轉不可勝記
聲殷而繁若山之類於前曲度變轉不可勝記
皆與俗之歌謠和合律呂之音相應接也
曰潤色暴興樂之至感有如此也
露駕辯綠水採菱皆古曲名言今皆超踰過
之魚出草也言仰者謂食草之際聞音樂仰
魚食草也言仰者謂食草之際聞音樂仰
首而聽餘草在口也
曲曰聽義駕譚伏義作琴始造此曲淮南子
辭曰聽義駕譚伏義作琴始造此曲淮南子
曰斲已鼓琴潭魚出聽伯牙鼓琴馬南子
善曰戰國策曰琴司馬喜曰臣觀人萌諺俗列
子曰鄭師文鼓琴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
京風至草木實及秋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
徐迴草木發榮銜子曰皆與謠俗故能奏和樂
方異樂皆石潤色也淮南子曰夫歌衆菱菽樂
之音則木石潤色也淮南子曰夫歌衆菱菽樂
陽也鄙人聽之牙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
曲也鄙人聽之牙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

古詩也趨節也鏗
鉉大聲也趨節也鏗
鉉大聲也趨節也鏗

良辰征魯陽揮戈而高麾迴曜靈於太清將

轉西日而冉中齊既往之精誠謂酣樂纒半

而八音兼并雜奏歡情欲留而良辰效行征

公與韓戰未敗而日暮魯陽公舉戈而揮

之思為迴自西至於中時也既往古也言

今思齊古人之精誠使日駐其景矣劉曰

也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遘戰酣日暮援戈

而麾之日為反三公與韓遘戰酣日暮援戈

飲與音樂蓋是其中半并會之際歡情之所

以留連良辰之所以覺速故追述魯陽迴日
之意而將博西日於中盛之時以適己之盛
歡也昔先武合滹沱冰鄒衍有隕霜之應精
誠之感通天地人神以相應魯陽公麾日抑
亦此之謂也苟日可麾而迴則精誠可庶而

幾故曰齊精誠於既往蓋是酣樂之至逼時
之晏者所以慷慨髮鬚於是故引而况焉
善曰曜靈已見蜀都賦也鵲昔者夏后氏朝
冠子曰日上及太清下及太寧
羣臣於茲土而執玉帛者以萬國蓋亦先王
之所高會而四方之所軌則春秋之際要盟
之主闔閭申其威夫差窮其武內果五負之
謀外騁孫子之奇勝彊楚於柏舉棲勁越於
會稽闕堀溝乎商魯爭長於黃池
會諸侯於塗山此山在吳故云茲土王珪也
諸侯執之帛束帛也來會者萬國也高大軌
法也言可以為四方之法則也要約也言諸
侯約為盟誓五負吳賢臣孫武以兵法奇計
大敗柏舉地名夫差伐越越王夫差楚師

得越地而越王走保會稽山言棲者如鳥之
棲也翰曰夫差掘深溝通於商魯商魯地
名黃池池名與晉爭長於黃池而吳先軟晉
惡之也劉曰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
玉帛者萬國國語曰吳王夫差起軍北征掘
地為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濟以會晉定
公於黃池吳晉爭長吳先軟晉惡之善曰
左傳曰楚師陳于柏舉闔閭之弟夫槩王先
擊楚子常楚師大敗國語曰越王句踐棲於
會稽之上難蜀父老曰南馳使以請勁越於
徒以江湖險陂秘物產殷充繞雷李未足言
其固鄭白未足語其豐士有陷堅之銳俗有
節概之風睡五眦助則挺劍喑廢鳴則彎弓
良曰披難也濟曰繞雷關內固險以繞京
師如屋雷也鄭白二渠名亦在關內人皆利
之言吳有江湖之固物產之充雖關中繞雷
鄭白豈足謂其豐言吳之勝也

之勇壯者雖過堅敵必破陷之又俗有志節
 授未發言如此小怒則拔劍擊弓言勇俠也
 怒曰漢書王莽策命前將軍曰繞雷之固南
 劉曰荆楚鄭白二渠名意者謂吳江之阻洞
 當荆楚鄭白二渠名意者謂吳江之阻洞
 庭之險土地之沃物產之豐雖關中繞雷之
 固鄭白之豐未足以為言也項羽天下言豐者
 皆多稱關中故引焉韓信曰項羽天下言豐者
 善曰太公陰符經曰無堅不陷也楊惲曰西
 河魏土凜然皆有節槩雖馳已見西京賦家
 語云孔子曰公良儒者有勇力挺劍擁之者
 而令衆也孟子曰越人彎弓而射之劍擁之者
 龍騰據之者虎視麾城若振槁考騫騫旗若
 顧指雖帶甲一朝而元功遠致雖累葉百疊
 而富彊相繼樂滑衍旱苦其方域列仙集其土
 地桂父練形而易色赤須蟬蛻稅而附麗日銑

若擁此驍勇之衆據此險絕之士則必龍騰
 虎視以為疆霸之鴻業麾指也言攻城一麾
 若其摧枯槁之木奪取也顧前敵之旗可指
 而取之功以聞萬代故曰遠致雖累葉百疊
 如木葉相蔭多也言王霸之業雖疊百重
 而富彊不絕故曰相繼王霸之業雖疊百重
 也言樂美之故事皆出此方域之滑美也術出
 集其土地列仙傳云桂父形易色赤須仙色時
 時白黑黃赤不定故云練形易色赤須仙人
 食柏葉齒落復生如蟬之蛻身此非吳人
 麗五臣又作美故云附麗美也劉曰賈
 誼傳曰權制天下顧指如意也列仙傳曰桂
 父象林人也常服桂葉以龜腦和之顏色時
 黑時白時赤時南海人尊事之累世赤頭子
 人也豐中傳世見之秦穆公之世魚吏也數
 道豐界災異水旱十不一食栢實石脂絕
 穀也莊周曰附麗也夫土地險固以致強豐沃
 人故言附麗也夫土地險固以致強豐沃

致盛而天下之羨皆歸焉故賦者既舉其富強之業而載其神功皆存焉
 善曰長揚賦曰麾城斯邑商君曰秦師至邠邠舉若振槁漢書曰吳晉爭長吳為帶甲三
 萬史記曰維祖元功輔臣股肱新序曰齊侯相管子曰蟬而飲而不
 南子曰蟬而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
 中夏比焉畢世罕見丹青
 圖其象珍瑋貴其寶利也舜禹游焉沒齒而
 忘歸精靈留其山阿翫其奇麗都之珍異神仙中國則畢世而不見空見良
 青圖畫其象類但知珍寶可貴可利也曰沒盡齒年也言舜葬蒼梧禹葬會稽則盡
 年而忘歸也向曰阿曲也精靈神之類在珠寶而翫其奇異美麗之事劉曰中夏
 貴其珠寶而翫其奇異美麗之事楚辭九歌曰九疑嶺兮並迎謂舜神在九疑
 山也言聖帝明王存亡而淹留於是者楚辭九歌曰九疑嶺兮並迎謂舜神在九疑

奇麗也善曰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有
 九疑山焉舜之所葬越春秋禹老歎曰吾
 年壽將盡止死斯乎元命羣臣葬我於會稽
 之山論語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
 言割判庶士商推角萬俗國有鬱鞅而顯敞
 邦有湫小子阨介而蹇拳跼伊茲都之函含弘
 傾神州而韞蘊攢仰南斗以斟酌無二儀之
 優渥翰曰割判謂分別也庶象也商度也推
 之風俗也鬱茂也鞅不舒也皆盛貌顯敞高
 廣貌鞅下阨小蹇跼不舒也言分別庶象也商度也推
 馨萬俗則有鬱茂鞅不舒也言分別庶象也商度也推
 謁不舒者伊惟弘大也神州則有下小蹇
 韞藏積檀也言此都之南斗星將仰取以用若
 酌酒二儀天地也優渥優渥也左氏傳齊景公欲更
 也阨小也函弘寬大也左氏傳齊景公欲更

晏子之宅曰子宅秋既不可以居禹所受地

說八柱何嶠崙東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楚辭

曰傾神州而楹擗也論語曰楹擗而藏之廣

雅曰商度也推擗也言商度其粗啓天官

星占曰南斗主爵祿其宿六星春秋說題辭

曰既優既渥詩由此而揆之西蜀之於東吳

小大之相絕也亦有棘林螢曜而與夫尋木

龍燭也否泰之相背也亦猶帝之懸解而與

夫桎梏䟽屬也庸可共世而論巨細同年而

議豐确角乎翰曰棘林棘刺之木螢曜也

開目以燭天下言吳蜀大小相此則蜀為棘

則吳蜀相通泰天地交萬物通故相背也

萬物不通泰天地交萬物通故相背也

地之謂桎梏拘繫也言吳蜀則猶桎梏於山海經

之相背也

言吳美蜀惡豈可共代而論大小同年而說

豐确哉與螢火雖頑器之使人猶察不肖相去

如日尋木長千里又曰錘山之神名曰燭龍視

為晝暝為夜莊周曰老子純然失吊之三號

而日出弟子曰非子之友耶曰然也適來夫子

乎曰始也吾以順也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

入也適去謂是帝之懸解山海經曰二負殺

手漢宣帝乃桎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

有反縛械人劉向曰此二負之臣也帝曰何

以知之械人劉向曰此二負之臣也帝曰何

受拘俗之性憂虞終身不解此乃自終執縛

為天所繫夫安時處順憂樂不能入此自然

放肆為天所解也天在上方者故曰帝之懸解
 性之未放者也極也天在下之物安於所守思不
 背之甚故以相况焉凡通塗亦如此也
 方處窮塞而不識天則不同年而語矣
 薄也善曰棘聚而成林郭象莊子注曰生
 曰懸死曰解過秦論曰則不同年而語矣
 暨其幽遐獨邃寥廓閑奧耳目之所不該
 足趾之所不蹈侗儻他之極異崛屈詭之
 殊事藏理於終古而未寤於前覺也若吾子
 之所傳孟浪之遺言略舉其梗概而未得其
 要妙也翰曰寥廓閑奧寬深貌詭及趾足
 美也言幽遐獨邃絕深之處耳目不及足趾
 不履之所則有殊絕奇異之物蓋藏美終古
 人所不知而人皆如寐而之語梗概不能先事
 而覺知向曰孟浪鄙野之語梗概大綱也

而王孫大夸都邑奢麗尚云如我所傳則鄙
 野遺言而略舉大綱而未得如妙者誇侈之
 心未已劉曰侗儻崛詭皆謂非常詭異之
 事終古猶永古也周禮考工記曰輪以崇則
 人弗能勝以早則終古登地離騷曰吾馬能
 與此終古孟浪孟浪後知先覺後覺也
 先也孟浪後知先覺後覺也
 者知也孟浪後知先覺後覺也
 之言我以為妙道之行東京賦善曰粗謂賓言其
 注曰孟浪鄙野之語東京賦善曰粗謂賓言其
 梗概

文選卷第五

文選卷第六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京都下

魏都賦一首

左太冲

魏國先生有睟邃其容乃盱于香衡而誥曰异

乎交益之士良曰睟容温潤之貌眉上曰

蜀相夸侈過甚乃張目舉眉怪而告也交趾

吳地也益州蜀都也异乎惟辭也士人之通

稱也劉曰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

於心其生色睟然於面不言而諭趙岐曰睟

潤澤貌也眉上曰衡盱舉眉大視也异異也

尚書堯典曰岳曰异哉善曰漢書有交州

又改梁曰益有益州又曰衡謂舉眉揚目也

武怒音義曰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

爾曰雅張目也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乘也情

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向曰音人土語音也夏

俗垂別也言在楚楚音居夏夏音居土壤風

俗所殊致也情有奸險者有通易者皆積習常

俗所乘積習其俗殊異也善曰孫卿子曰

也史記曰淮北陳汝南郡此西楚也顏川

南陽夏人之居故至今謂之夏人劉曰論

語曰陽性相近習相遠也善曰周易曰辭有

險易春秋習俗常操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

謂也濟曰言人雖則積習為之常性固非天

生常曰善曰孟子曰使自得昔市南宜僚弄

丸而兩家之難解聊為吾子復翫德音以釋

二客競為辯囿也翰曰白公將與楚子西戰

宜僚不言吳弄丸自若白公感之遂止兵是難

為解之言吳蜀兩都互相是非而結難先生欲

辯囿言辯者多詞如蜀二客以德音釋競于

曰莊子曰辯者多詞如蜀二客以德音釋競于

勝人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辯者之囿也

德音毛詩曰夫太極剖判造化權輿體兼晝夜

理包清濁流而為江海結而為山嶽極天地太

始也剖判之分也權輿始也太極未分混沌之

濁是天地元氣融流者為江海結聚者為山

曰鄒衍稱引天地道遙權輿始也劇泰羨新序

曰權輿一天地未祛也善曰列子曰昏明之分察故一畫一夜又曰夫有形者生于無形之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也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遂而成水停積結而為山列

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巖岡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竅也向巨九州分野各星紀荒裔

河而限隔蠻夷高危之穴也言蠻夷居峻危之處以為空穴也善曰漢書曰秦地於天官

東井輿鬼之分野揚雄州箴曰交蠻取侯夷州荒裔水與天際方言曰窾空也

落譯導而通者鳥獸之氓耕麥也落居也譯易也

也導引也言蠻夷聚居部落言辭殊別不為中夏所識有來朝者則使人傳易其語引而通之鳥獸之氓則蠻夷之言其穴居水宿不異鳥獸之氓則蠻夷之言其穴居水宿不

聚居為隄善曰廣雅曰落居也杜篤邊論曰親譯導緩步論衡曰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者漢書賈捐之上書曰駱越之人與禽獸無異毛萇詩傳曰氓也民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為喉舌不以邊陲為

襟帶也翰曰正位謂正於寶位居體者以中國為咽喉之要不以邊陲為其帶之險也

易曰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劉曰善曰喉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劉曰善曰

關銘曰衿衣帶咽也魏天下之胃腹也李尤函谷類曰衿衣帶咽也魏天下之胃腹也李尤函谷

藩不以襲險為屏也向曰字養也養民也藩屏以險善曰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者敬令聞長世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說文曰眊田民也東方朔集曰文帝以道德為籬以仁義為藩毛萇詩傳曰藩屏

也揚雄城門校尉箴曰盤石唐世而子大夫

襲險重固毛萇詩傳曰屏蔽也

之賢尚不會庶翼等威附麗皇極思稟正朔

樂率貢職良曰先生謂客為子大夫之賢者儀麗著皇大極中也責其不

等差威儀附著大中之道於魏主也幾翼以

先賦使吳蜀二客歸義於魏從其正朔納其

其威儀又善曰言不歸義與衆庶翼戴上者

踐曰荀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

曰命左氏傳曰士會曰其教而自勉勵翼戴

上命左氏傳曰士會曰其教而自勉勵翼戴

莫穿考極也莊上曰踐其貢先等儀樂之賢尚不會庶翼等威附麗皇極思稟正朔

榮其文身驕其險棘向曰詭曲人也匪非也

責其不言稟魏之正朔而懷其鶴毒於絕遠之域

安也言宴然而安懷其鶴毒於絕遠之域

銳曰險阻也東吳誇其壯鏤身之卒以爲榮

於詭善隨惡同於匪民又曰自良安於其絕

域也毛詩曰惡同於匪民又曰自良安於其絕

人之善隨民之惡者也可懷也獨為匪民左傳

管仲曰宴安鳩毒不可懷也李陵書曰民左傳

絕域漢書曰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文身斷

髮蔡邕楚陵碑曰進路孔子封於會稽文身斷

棘傳曰繆默語之常倫牽膠言而喻侈飾華

懷離以矜然假屈渠疆兩而攘臂非醇粹之

方壯謀踳駁於王羲孰愈尋靡泮於中達

造沐猴於棘刺義而曰繆猶昧也倫次也或不

造沐猴於棘刺義而曰繆猶昧也倫次也或不

語責也二客昧然語之次牽不義之蜀都而越小
狹華離斜角不謂王孫誇飾以爲沃壤也云雖
夷狄惡性梗矣謂王孫誇飾以爲沃壤也云雖
有石林之比壯大踈靡流貌言萍水亂言吳蜀二
能也達路也靡流貌言萍水亂言吳蜀二
比也達路也靡流貌言萍水亂言吳蜀二
路不可得也燕王好巧有衛人詐言二客刻沐
猴於棘刺之端後作詐殺而逃之詐言二客刻沐
言差謬如中路尋蕘棘之刺端造沐猴也
者謂之膠言周官曰語辨聰之刺端造沐猴也
域而正其封疆無華離之方氏掌制邦國之
醇不離曰粹莊子曰無華離之方氏掌制邦國之
道躡駁楚辭天問曰靡萍九達其書五車其
子曰燕王好微巧以衛人曰臣之能王曰棘刺之
爲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人乘之俸王曰棘刺之
客爲棘刺之觀之必半歲不入官不棘刺之酒食
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官不棘刺之酒食

兩霽日出視之晏陰之問而棘刺之母猴有
可見燕王因養衛人而臣爲刺之端者諸微巧必
臺下之治者謂王曰今棘刺之端者諸微巧必
削之所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者諸微巧必
與之能可知削也王曰吾欲觀之刺之也母猴向
理之曰以削也王曰吾欲觀之刺之也母猴向
請取之因迷治人謂王曰吾欲觀之刺之也母猴向
或默或語廣雅曰膠欺也善曰周無度量言談
謂自強江也毛萇詩傳曰憑婦善也漢書伍被
曰偃強江也毛萇詩傳曰憑婦善也漢書伍被
車衆皆悅之楚辭曰王色羶以開顏精純粹
而始壯華口哇反司馬彪注曰王踏讀曰
舛舛也駁色雜不司馬彪注曰王踏讀曰
辭注曰寧有蕘蔓也
於九達之道靡蔓也
非所以深根固蒂也
濟曰嶽險憑據也言雖
巖境也是以非深根固蒂也
蜀境也是以非深根固蒂也
巖境也是以非深根固蒂也

故謂之劍閣廣雅崇菓高也力彫反又曰蹶
敗也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
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聲類曰帶果鼻也

所以愛人治國也深阻無德而恃之者必見

善曰北軍救曰北是史記非愛人浴國之理也
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再伐之毛萇詩傳曰

濟深也鄭玄曰禮記注曰負性恃也漢書音

義服虔曰師敗曰北北南北之彼桑榆之末

光踰長庚之初暉况河冀之爽塏與江介

之湫子涓向曰桑榆末光謂日將西謝也長

也介左也湫涓小水也言桑榆末光尚踰越

而與江左之小水為齊也善曰東觀漢記
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東觀漢記

明西有長庚左氏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
曰子之宅湫隘窳塵請更諸爽塏楚辭曰長

江介之遺風薛君韓詩章句曰介故將語子

以神州之略赤縣之畿魏都之卓犖呂六合

之樞機濟曰語子者先生語二客也神州亦

以博而開也機弩牙也所以發箭皆言其

要也言魏都高絕六合之要若此也劉曰

鄒衍以一耳中國者所謂赤縣神州內有九州一

分所叙九州也九州以不得為州數中國外若

赤縣神州者有九州也范曄說秦王曰魏韓

象嶠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
之小雅曰連際諸夏卓犖與連際音義同呂氏

春秋曰神通于時運距陽九漢網絕維奸回

內鼎備兵纏紫微翼翼京室耽耽沉帝宇巢焚

原燎變為煨燼故荆棘旅庭殷殷謹於寰內繩

繩八區鋒鏑縱橫化為戰場故麋鹿寓城也

翰言當此之時運至災厄也網法網也維網網

也言當此之時運至災厄也網法網也維網網

維也言當此之時運至災厄也網法網也維網網

網既絕綱維奸邪內奮奮也紫微帝宮也言漢

銑曰翼翼美也耽耽鳥深邃貌原草皆化為灰

洛陽宮殿並盡如焚鳥深邃貌原草皆化為灰

燼也旅猶次也皆室既盡故荆棘下也八區八

方也鋒鏑兵器也寓寄也言天下八方兵革

縱橫人不安宅城邑為之丘墟野多戰場故

麋鹿寄於城邑之間漢室劉曰不起於閣宮故

曰內鼎也紫微宮在南城下于時兵所圍也

光熹元年四月靈帝崩八月大將軍何進入

省見太后黃門張讓郭進等斬進進部曲將

兵突入尚書閣閣閉虎賁中郎將袁術等攻

閣日暮術等起火燒閣初平元年十月二月

卓遷都長安其夜燒洛陽南北宮易曰鳥焚

其巢尚書曰若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尹更始曰

寰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尹更始曰

天子以千里為寰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

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

蘇莖也臣今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善

曰五運五保乾圖曰五運七變各以類驚宋秉

距至也漢書陽九厄曰初八百六陽九音義

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漢書曰百六陽九音義

辭注曰維絃也尚書曰崇信張則滅王逸楚

色翼翼漢書客謂陳涉曰影涉之為王沈商

者應劭曰沈沈室深邃之貌沈長舍反與耽

音義同謝承漢書曰燼也鳥壞切廣雅曰燼也

帝宇廣雅曰燼也鳥壞切廣雅曰燼也

杜預左氏傳注曰燼也鳥壞切廣雅曰燼也

長詩曰啓衆也毛詩曰子孫繩也繩字長揚賦曰洋溢八區說文曰鋒兵端也又繩字長揚賦曰戰國策曰綴甲厲也伊洛榛曠峭函荒蕪臨

蓄持側牢落鄔郢丘墟西京也伊洛東京也峭函

楚地木叢生曰榛牢落闕寂也言此四都亂也榛曠荒蕪闕寂丘墟皆謂居人少也善

曰非虔漢書注榛木叢生也賈逵國語註曰蕪穢也漢書曰齊郡有臨菑縣東觀漢記曰

第五倫自度仕官牢落漢書南郡有故鄔縣

壚也而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萬邑譬焉

亦猶肇由廩之與子都培塿之與方壺

也向曰而語助也是此也締結也肇廩古之神山言當此時大魏開國結構之初而萬國

相比則吳蜀猶醜人小阜魏猶子都方壺

善曰周易曰開國承家廣雅曰締結也肇廩

古之醜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

洽肇廩椎穎廣額色如漆陳侯悅之毛詩曰

不見子都左氏傳曰太叔曰培塿無松栢培

步苟反樓山路苟且魏土者畢昴之所應虞夏

之餘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

則八埏之中測之寒暑則霜露所均卜偃

前識而賞其隆吳札聽歌而美其風雖則衰

代而盛德形於管絃雖踰千祀而懷舊蘊於

遐年齊曰畢昴星冀州分野則魏都也舜都

人先王列聖則禹舜也皆冀州界故曰虞夏餘

也卜偃晉掌卜之官晉獻公封畢萬於魏

也測之寒暑則霜露之所均被言處天地之中

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故
曰賞其隆隆則大也先知其事故曰前識春
秋襄公十九年吳公子季札來聘使工歌魏
風札曰美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聘使工歌
為明王故曰美其風也向曰形見也衰代
謂春秋風雨時也言雖遇衰微之時而盛德
形於管絃則吳季札所美也我今復魏地畢
言魏風雖已後於千紀而詩譜云魏地畢昂
古而積於遠年也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
之分野虞舜及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
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其後晉獻公
滅魏以封大夫畢萬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
云彼汾一曲實之河之干隈猶隅也鄒衍曰
四隈不靜司馬相如封禪文曰下沂八地國
語曰卜偃云魏大名也聘使工為之賞天落之矣
左傳曰吳公子札來聘使工為之賞天落之矣
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善曰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王逸楚辭
注曰南多暑日北多寒禮記曰日月影以求地
中曰南多暑日北多寒禮記曰日月影以求地

露所墜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吳越
春秋曰樂師曰君主之德可記之於管絃毛
詩序曰懷其馨俗爾其疆域則旁極齊秦結
方言曰蘊積也爾其疆域則旁極齊秦結
湊冀道開曾殷衛跨躡燕趙山林幽峽烏川
澤迴繚了恒碣碣五感碣各於青霄河汾浩沂
翰而皓漾與南瞻淇澳六則綠竹純茂北臨
漳滏父則冬夏異沼神鉦迤邐於高巒靈響
時驚於四表溫泉恣涌而自浪華清蕩邪
而難老殷都朝歌在鄴南衛亦在南故云開
曾如人之胃在前也跨躡猶控帶燕趙國名
幽峽深邃也迴繚繞繞恒碣二山碣高名
貌河汾二水名浩沂皓漾並水大流漳滏
曰純美也淇澳二水名旁亦出美竹漳滏二

水名漳水冷水之通熱若出於釜因名焉故云
冬夏異沼沼水之通熱若出於釜因名焉故云
鼓山上有石鼓之形俗云時時自鳴故稱靈
響驚警也表外也鉦金聲所以節鼓者則此
石鼓也云鉦者文之失也為波浪言其華美
急流貌言溫泉流而涌自為壽溝東有淮穎
而潔清可以蕩滌疾病而延壽劉曰當魏
襄王時蘇恭說魏王曰南有淮穎
西有長城北有河水東河內南有陳魏之分
野也自高陵以河東河內南有陳魏之分
邵陵隱強新汲中平陽武酸棗卷皆陽郟許
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陽郟許
魏武皇帝初封魏公南得河內魏郡北得趙
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東得魏郡北得趙
東平九北岳也此為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
也恒山北岳也此為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
綠竹猗猗漢書滹沱水熱長曰淇園之竹漳
二水名經鄴西北滹沱水熱長曰淇園之竹漳
有溫故曰冬夏異沼也冀州圖鄴西北漳山
山上有石鼓之形俗言時時自鳴劉邵趙都賦

日神鉦發聲俗云石鼓鳴則天下有兵革之
事詩云莪彼泉温水在廣平都易縣俗以
治疾洗百疾華清井華水在廣平都易縣俗以
辭注曰漢書在汝南曾曰江黃道也善曰王逸楚
河間曰冀州左氏傳曰江黃道也善曰王逸楚
杜預曰道國在汝南曾曰江黃道也善曰王逸楚
水蕩其胃漢書地理志曰河內本殷舊都周
分為邶鄘衛碣磔高貌鄭玄曰周禮曰汾水
出汾陽縣故曰浩反泚也故老反泚餘曰浩
漕漢廣雅曰浩反泚也故老反泚餘曰浩
反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郭璞曰至武
安南入濁漳山海經曰少山清漳水出焉郭璞曰至武
璞曰經鄴西北入漳說文曰浪井者弗鑿而成
與莪同音秋魚豢典啓曰浪井者弗鑿而成
毛詩曰永墨井益池玄滋素液厥田惟中厥
壤惟白原隰昫昫墳衍斥斥或嵬惟中厥
而復陸或越廣朗而拓託落乾坤文泰而煙

煜嘉祥徽顯而豫作是以兆朕胤振古萌抵

帝疇昔藏氣識楚緯閔象竹帛迥世代善本

世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肇

受命而光宅翰曰墨井中石如墨蓋池

玄素則墨井鹽池之色滋液並水名冀州田

第五厥土白壤也向曰昀平坦貌墳堤

也下平曰衍斤廣大貌也拓落寬廣貌言

貌復陸重疊也橫朗光明也

山川或高下重疊也或光明也

天地交泰元氣煙燼而豫作嘉祥之徽美也

我魏祚也謂漢桓之時有黃龍星現於楚宋

之間識者云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

其鋒不可當至時果太祖應焉故云嘉祥豫

作也向曰朕跡也振古疇昔皆往古也萌

始也本也言魏都兆跡之預言王者之興亡

偃吳扎之賞美者識識書預言王者之興亡

也緯也古即上黃星之應矣閔密也竹簡也

帛素也古即上黃星之應矣閔密也竹簡也

識緯也言有曠大沉靜之淵默謂沉靜也

赫盛也言有曠大沉靜之淵默謂沉靜也

大盛之業於此都也良曰暨至也今至聖

文選

胤

胤

胤

胤

胤

楚緯閔象竹帛迥世代善本

翰曰墨井中石如墨蓋池

玄素則墨井鹽池之色滋液並水名冀州田

第五厥土白壤也向曰昀平坦貌墳堤

也下平曰衍斤廣大貌也拓落寬廣貌言

貌復陸重疊也橫朗光明也

山川或高下重疊也或光明也

天地交泰元氣煙燼而豫作嘉祥之徽美也

我魏祚也謂漢桓之時有黃龍星現於楚宋

之間識者云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

其鋒不可當至時果太祖應焉故云嘉祥豫

作也向曰朕跡也振古疇昔皆往古也萌

始也本也言魏都兆跡之預言王者之興亡

偃吳扎之賞美者識識書預言王者之興亡

也緯也古即上黃星之應矣閔密也竹簡也

帛素也古即上黃星之應矣閔密也竹簡也

識緯也言有曠大沉靜之淵默謂沉靜也

赫盛也言有曠大沉靜之淵默謂沉靜也

大盛之業於此都也良曰暨至也今至聖

武始受命而宅之當天心有曠代之才

胤

胤

胤

胤

胤

胤

胤

胤

胤

胤

胤

胤

胤

胤

胤

胤

胤

胤

胤

胤

胤

開也墨子曰以其所書於竹帛傳遺後代子
孫秋春說題辭曰尚書者所以推期運明命
授之際魏志曰太祖武皇帝姓曹諱操為丞
相封魏文帝受禪追尊曰武皇帝東賦曰
曰世祖乃龍飛白水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
周也與玄曰受天命而王天下也東京賦曰
漢初弗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筮亦既
之宅

允臧修其郭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
王畫雍豫之居寫八都之宇鑿茅茨於陶唐
察卑宮於夏禹古公草創而高門有閑浪苦宣
王中興而築室百堵兼聖哲之軌并文質之
狀商豐約而折中去准當年而為量思重爰
摹大壯覽荀卿采蕭相儻子拱木於林衡授

全模

善本

於梓匠

也

曰允

信

也

善也

曰

經理

始謂西京豫東京都八方之制法也
日雍西京豫東京都八方之制法也
省察以堯之所居茅茨不剪禹卑宮室今將視
國也遷于岐下草創都邑其文王祖也為我狄侵
德也興復修宮室儉約而築室百堵也并文質
王中興復修宮室儉約而築室百堵也并文質
曰聖哲之軌則順舜禹古公宣王也并文質
者去太甚也商度豐約取其折中當年
豐儉而量其人力以使之重及易也
古穴居野處而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
以禦風雨蓋取諸大壯壯卦名荀卿子云
宮室臺榭以避燥濕非為奢侈也故覽而采
之蕭何漢相作未央宮向曰儻理木之器
兩手合抱曰拱林衡主山林之官梓匠攻木
之洛邑也詩云爰契我龜又卜筮猶周公之卜
焉允臧重爰也大壯易卦名也易曰吉終

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謂壯觀也荀卿
 下宇以禦風雨蓋取諸大壯謂壯觀也荀卿
 曰宮室以明人之避溫涼養德也春秋左傳曰
 夸恭將以明人之避溫涼養德也春秋左傳曰
 山林之木衡虞守之治木器曰梓尚書有梓
 材之篇也善虞守之治木器曰梓尚書有梓
 曰太一者牢籠天地雍西京豫東京也西京
 賦曰取珠裁於八都墨子曰堯舜茅茨不剪
 論語子曰禹卑宮室曰築室百堵說文曰傷具
 門有闕又義宣王曰築室百堵說文曰傷具
 也規免反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遐邇悅
 規矩不能使人巧趙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遐邇悅
 豫而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闡鈎繩之筌緒
 承二分之正要揆日晷考星曜建社稷作清
 廟築會宮以迺匝比岡隰檢而無陂造文昌
 之廣殿極棟宇之弘規對若崇山崛起而崔

鬼髡

徒感

若玄雲舒蜺

以高垂

姓銳

皆悅豫如子

之來成父事者而工匠之徒所以直度而騁巧妙
 濟曰闡述也鈎曲尺也繩所以直度而騁巧妙
 也言述此鈎繩將次古之良工遺緒承二分
 之正要者言取春分秋分之良工遺緒承二分
 正東西之位也清廟銑曰言考度星日以定南
 北也良曰清廟銑曰言考度星日以定南
 無草木者陂險也言築宮迴銑曰比之岡隰而
 無險也良曰險也言築宮迴銑曰比之岡隰而
 雲貌言殿之丹青色麗如玄雲舒山貌而
 蜺自高而垂下也青劉曰二春之舒其虹
 也詩云定之方中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爲
 楚室定管室之星營室中可興土功也陂傾
 也易曰善曰難蜀父老曰正殿名也體龍形而
 五色曰善曰難蜀父老曰正殿名也體龍形而
 務西都賓序曰象庶悅豫而後動擬議以成
 周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
 其變化甘泉賦曰周禮兩投其鈎繩柱預左傳
 注曰銓次也銓同周禮兩投其鈎繩柱預左傳

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

星也鄭玄禮記注曰波傾也周易曰上棟下

崖以避風雨蜀高貌也景福殿賦曰若仰崇

山而戴垂雲鬣垂貌也瓌材巨世埤楚壘除

淮南子曰玄雲素朝也瓌材巨世埤楚壘除

參差粉文檨老復結藥櫃盧疊施丹梁虹申

以並亘朱楠森布而支離綺井列疏以懸蔀

華蓮重葩而倒披齊龍首而涌雷時梗概於

澆被池濟曰瓌美巨大也言美材大於當代

檨椽也言重復而結聚之藥曲斡櫃斗也累

豐而施之翰曰亘橫也丹梁如虹蜺之並

橫朱楠謂檨也森多也支離歷然分布貌

屋上綺井以板為井形飾以丹青如綺也列

行疏布也綺井向上下故曰倒披花蔀之懸井中

皆盡蓮花自下見上故曰倒披花蔀之懸井中

皆盡蓮花自下見上故曰倒披花蔀之懸井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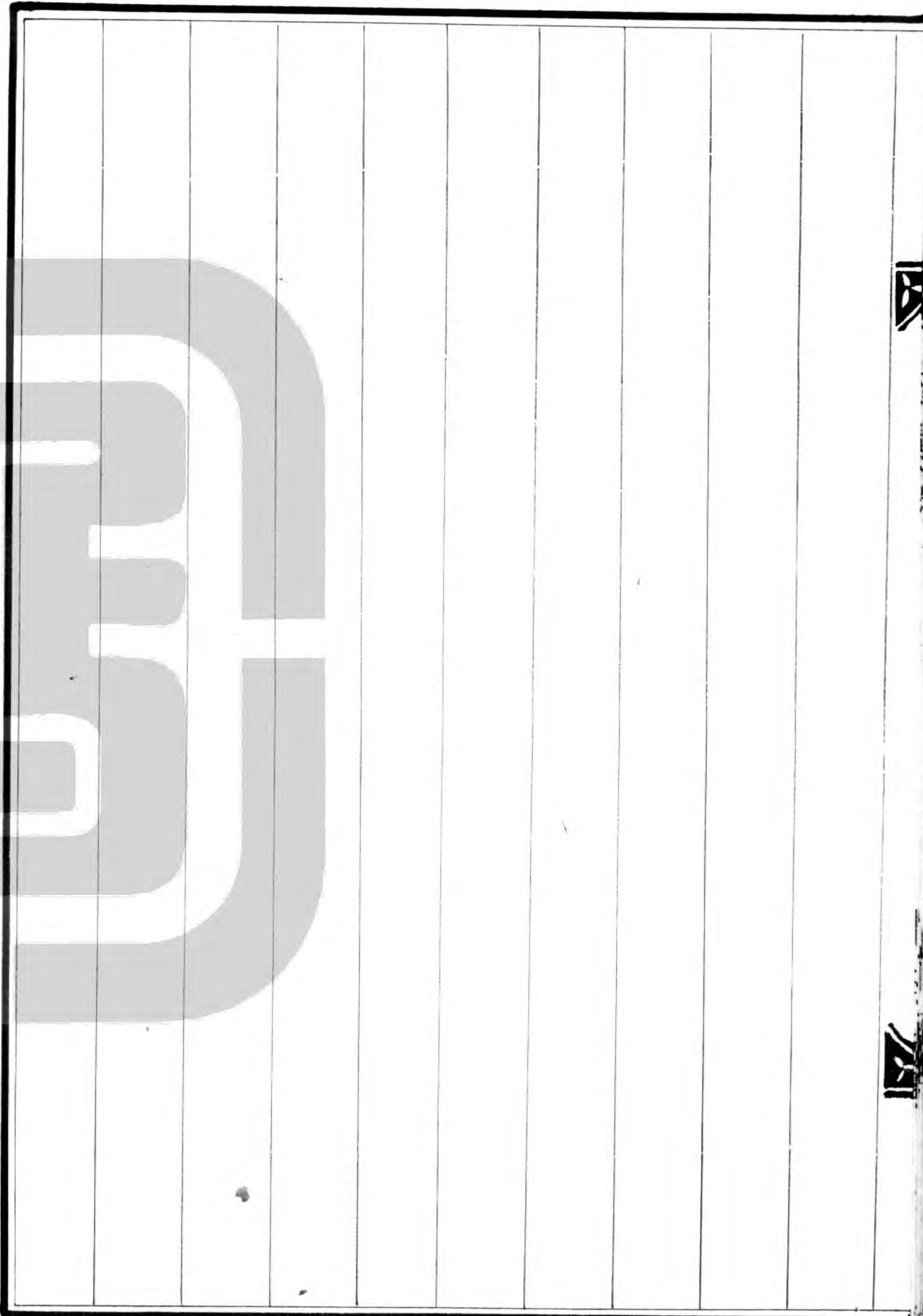
皆盡蓮花自下見上故曰倒披花蔀之懸井中

皆盡蓮花自下見上故曰倒披花蔀之懸井中

皆盡蓮花自下見上故曰倒披花蔀之懸井中

皆盡蓮花自下見上故曰倒披花蔀之懸井中

名賓容也向曰於此此門用朝百辟諸侯也劉曰頤養也
 殿前值端門之外南當南上東門西有延秋門
 文昌殿賦曰殿所以朝會賓客享四方皆謂之德陽
 秋說題辭曰肆觀羣魯端門毛萇詩傳曰觀見
 也尚書曰肆觀羣魯端門毛萇詩傳曰觀見
 也頤養亦享也故左則中朝有絕聽政作
 日觀享頤賓許兩反左則中朝有絕聽政作
 寢匪樸匪斲去甚木無彫鏤留所土無締
 題錦玄化所甄經國風所稟翰曰絕光也言
 而有光也寢正殿也匪非也言此殿非樸非
 斲去恭去甚言取中法不以奢侈為務鏤非
 日鏤鏤也為木不彫鏤也言皆聖化所成國風
 不文飾也玄聖甄成也言皆聖化所成國風
 所稟請儉約稟於國風也大司馬待中以義儉也
 劉曰稟請儉約稟於國風也大司馬待中以義儉也



吏為中朝丞相六石以下為外朝也文昌
 殿東有聽政殿內朝存焉墨子書曰堯之為
 君采掾不斲也斲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制下之濕
 潤不能及也斲也斲也斲也斲也斲也斲也
 木事不鏤示民知節也老子云去甚去泰爾
 雅曰鏤鏤也斲也斲也斲也斲也斲也斲也
 尚書曰既勤樸斲斲斲斲斲斲斲斲斲斲斲
 京賦曰木衣綺錦說文曰綿厚縉也玄化自
 此陶甄而成國風於是稟承也蔡邕陳留
 太守頌曰而女化洽矣黔首用寧如淳漢書注
 曰陶一人作瓦器謂之一甄吉然反毛詩於前則
 序曰陶一人作瓦器謂之一甄吉然反毛詩於前則
 宣明顯陽順德崇禮重闡洞出鏘鏘濟濟珎
 樹猗猗奇卉萋萋此禮蕙風如薰甘露如醴
 良曰四者皆門各闡宮門也洞通也言宮重
 重與諸門相通而出鏘鏘濟濟衣冠盛貌
 詩曰猗猗萋萋草樹盛貌蕙香草也焚香也
 言草樹之香風傳之如火焚香也甘露函

草樹之上漬其香芬如酒醴之香氣劉曰
 聽政殿前聽政門左順德門三門並南向升
 左崇禮門宣明門宣明門前顯陽門前有司馬
 賢門前雅曰宣明門宣明門前顯陽門前有司馬
 內爾雅曰左右掖門皆洞達相通善曰禮記
 曰大夫濟濟庶士鏘鏘毛萋詩傳曰猗猗萋
 萋茂盛貌也邊讓帝臺賦曰蕙風如春施家
 語舜曰甘風之薰芳王肅曰薰風至之貌也
 論衡曰甘露朱如飴蜜王者太平則降鄭玄
 周禮注曰禁臺省中連闈對廊直事所由典
 醴今甜酒
 刑所藏鵠鵠列侍金蠅齊光詰朝陪幄納言
 有章亞以柱後執法內侍符節謁者典璽儲
 吏膳夫有官藥劑有司肴醪亦順時腍理則
 治銑曰禁臺省中丞相諸曹司也闈門也直
 事謂寓直之類言禁臺省中寓直之所由

出入典籍刑法之所藏蓄也
 盛貌也漢官儀侍中常侍冠皆飾金蟬
 故齊光詒朝納言喉舌之文章為早朝陪侍天子
 帷幄出納喉舌皆成其文文章為早朝陪侍天子
 式以察人過符節也柱後御史官執法內侍天
 子以察人過符節也柱後御史官執法內侍天
 典璽備吏掌天子印璽醇酒曰膳夫掌食之
 官璽備吏掌天子印璽醇酒曰膳夫掌食之
 也而進之藥劑治膳理之疾膳理者皮膚間
 也而進之藥劑治膳理之疾膳理者皮膚間
 閣尚書署顯陽門內宣明門外東入景南有
 入有賢署顯陽門內宣明門外東入景南有
 謁者臺閣次中央符節臺閣最北御史臺閣
 三臺並別西向符節臺閣最北御史臺閣
 曰魏武集荀欣等曰漢制王所居曰省中准
 南子魏武集荀欣等曰漢制王所居曰省中准
 直也蔡邕獨斷曰直事尚書一人典刑周禮
 六典八刑也建安十一年始置侍中尚書御
 史符節詔者金蠅蟬蔡邕獨斷曰侍中常
 侍皆冠節惠文加貂附蟬左氏傳曰詰朝將見

杜預曰詰朝平旦也周禮曰龍命汝作納言應
 曰漢書注曰納言如義曰尚書官王之喉舌也
 劭漢書注曰納言如義曰尚書官王之喉舌也
 毛詩曰出言有章音義曰柱後以鐵為柱今
 法冠是如淳曰御史冠也符節掌璽故云典
 璽漢有尚符璽謂者受事故事曰備吏漢書
 者掌讚受事周禮膳夫上士又曰醫師掌毒
 藥共醫事鄭玄周禮注曰劑和也又禮記注
 曰舊醕之酒謂昔酒也呂氏春秋伊尹曰於
 用新去陳賸理遂通高誘曰賸理肌脉也於
 後則椒鶴文石永巷閭術楸梓木蘭次舍甲
 乙西南其戶成之匪日丹青炳煥特有溫室
 儀刑宇宙曆象賢聖圖以百瑞粹對以藻詠
 芒芒終古此焉則鏡有虞作績茲亦等競
 振房明鶴皆瑩名文石室也右妃所止永巷
 庭也閭術謂宮門道詰曲也楸梓木蘭皆坊

良曰西南其戶者言宮內之門或西向也

青炳煥盡文而成之蓋速而言於溫室殿名丹

之形賢聖之象百瑞之物藻以贊頌使人主

見之知安危之理可以為戒今之鏡視於身

也言舜作績畫器以為鑒戒後宮以椒房為

通稱聽政殿後有鳴鶴堂楸梓坊木蘭坊文

石室後宮所止也壺宮中巷也術道也鳴鶴

堂之前有畫像政殿尚書各錄薦舜曰子欲觀

溫室中有畫像政殿尚書各錄薦舜曰子欲觀

古人之像日月星辰善曰山龍華虫作繪粉米永

巷掖庭之別名善曰山龍華虫作繪粉米永

永巷甲乙謂次舍之處又曰甲乙綠之也毛詩

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又曰甲乙綠之也毛詩

文藻而頌詠之也茫茫遠貌也楚辭曰長蕪

絕兮終古廣雅曰鑒謂之鏡照也鄭玄論語

畫也曰繪右則蔬圃曲池下畹遠於高堂蘭渚莓

莓石瀨湯湯傷弱夔子係實輕葉振芳奔龜

躍魚有睒麗千呂梁馳道周屈於果下延閣胤

字以經營飛陛方輦而徑西三臺列峙而崢

嶸亢陽臺善本作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

累棟而重雷力救下水室而沍冥良曰蔬圃菜

高堂園中亭也曲池植蘭曰蘭渚莓莓盛貌

石瀨有石而淺流湯湯急流貌也莓莓盛貌

木之細枝頭垂實而輕葉搖動其芳香際

下視也呂梁水名其水急流言池中龜魚奔

躍如視也飛陛相接如鳥飛也言閣道棟宇相

連引也飛陛相接如鳥飛也言閣道棟宇相

徑疾而西三臺銅雀臺冰井臺金鳳臺也

銑曰亢陽屋也謂在於臺上故曰亢陽基下

曰陰勢如華山削成也重雷曰文昌殿西銅爵

沍冥言清陰而寒也劉曰文昌殿西銅爵

沍冥言清陰而寒也劉曰文昌殿西銅爵

沍冥言清陰而寒也劉曰文昌殿西銅爵

謂之細技者也揚雄方言曰青齊交豫之間

謂之蔓故傳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

存焉莊周曰不能遊也漢廐舊有樂浪所獻果

下馬高三尺以駕輦車銅爵園西有三臺中

央有銅爵臺南有金鳳臺北則冰井臺銅爵

臺有屋一百一十間金鳳臺有屋百三十五間

冰井臺上有一冰室與法殿皆閣道相通置行

之營建安十五年作銅雀臺山海經曰文華

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曲臨池曹植責躬詩

曰夕宿蘭臺左氏傳曰原田莓莓社預曰若

原田之草莓莓然莓莫來反楚辭曰石瀨

堯說文曰膝察也千例反漢書曰太子不

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延相

連延也淮南子曰延樓棧道魯靈光殿延相

曰榭而高謂之周軒中丹墀臨焱增

陽基在下故曰陰周軒中丹墀臨焱增

有窓而周迴曰周軒中天高也天子庭曰丹

墀焱風也增高也構亦屋也焱高貌屋宇

深淨而無濁塵故曰清塵焱輕舉也於

曰雲雀鳳也躡踏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

踏立而舉首也壯大擣發也言鳳之大翼光

發彫鏤於青霄窈冥陰暗也察窓也言臺高

而雷雨陰翰曰至臺之半日光在上故曰籠

於綺寮翰曰至臺之半日光在上故曰籠

服習曰御言服春服而行道遙閑樂高臺遠

視八極之御言服春服而行道遙閑樂高臺遠

故萬物齊一在此時也爾雅曰扶搖謂之丹墀

將離合用塗地也爾雅曰扶搖謂之丹墀

構焱焱清塵剽剽本匹遙反善字雲雀躡躡音躡

矯首壯翼擣鏤於青霄雷兩窈冥而未半皦

日籠光於綺寮習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道

遙八極可圍於寸眸萬物可齊於一朝翰曰

有窓而周迴曰周軒中天高也天子庭曰丹

墀焱風也增高也構亦屋也焱高貌屋宇

深淨而無濁塵故曰清塵焱輕舉也於

曰雲雀鳳也躡踏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

踏立而舉首也壯大擣發也言鳳之大翼光

發彫鏤於青霄窈冥陰暗也察窓也言臺高

也風從下升也班固西都賦說鳳闕曰上觚
稜而栖金雀九鳥之栖也羽翼戩弭以今
騫於言薨標非所翹風之形也欲翔此鳳之
尚有定真住飛則歛之絕據踈則舉羽也但
若將飛而進尚住故言雲雀下言人不行則
吉傳曰進而退步趨以實下言人不行則膝
以下虛弱不實也王褒甘泉賦曰十未升
其一增惶懼而不自眩若播岸而臨坑登木
以關泉揚雄甘泉賦固西都賦攀井幹而未
半長途而下顛班固西都賦攀井幹而未半
目眩轉而西京賦說臺靈檻而却倚若顛墜
稽張衡西京賦說臺靈檻而却倚若顛墜而
慄而竦於非都盧之輕躡孰能超而究升
此四賢所以說臺榭之體皆危峴悚懼雖
捷鬼神由莫得而莫之遠也非夫王公大人
以雍容升高彌望莫之得也異乎老子曰人
升臺之適為樂焉故引習步頓以實下稱方
之究遠適為樂焉故引習步頓以實下稱方

而當情也莊子有齊物之論善曰軒長廊
之有牕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中天臺漢
典職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西都賦曰壯
崔嵬層構以發日蒙清塵毛萇詩傳曰壯健
也擣鏤擣布其彫鏤也說文曰窈窕深也
冥幽昧也毛詩曰有如一皦日西京賦曰深
豁以疏寮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毛詩曰於
焉逍遙淮南子曰八絃之外乃有八極趙岐
孟子童子曰長塗牟首豪微吊古互經曩漏肅
唱明宵有程附以蘭錡几宿以禁兵司衛閑
邪鈞陳罔驚也向曰互有經過也肅嚴程節也
言刻漏嚴肅而唱晝夜明候時而有節法衛
侍衛也閑邪防惡也罔無也鈞陳星各以衛
侍帝宮言侍衛之人防其邪惡故無驚擾也
劉曰牟首閤道有室者霍光傳說昌邑王
輦道牟首鼓吹歌舞豪微道善曰晷漏刻也
西上東門北有漏刻屋也善曰說文曰晷也

景故曰晷漏漢書房中歌曰肅倡和聲字書

倡亦唱字也充向反程猶限也程與呈通西

初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綺建安二十二年

也服虔甘泉注曰紫宮外營鈞陳後宮於是崇

壙濬洫嬰堞帶洫四門轍轍魚隆慶重起憑

太清以混成越埃瑳害而資始邈邈標危亭

亭峻峙臨焦原而弗况不善本故作誰勁捷而無

猥與岡岑而永固非有期乎代祀陽靈停

曜於其表陰祗濛霧於其裏濬深曰壙城牆也

也堞帶深溝之女牆洫水涯也言宮闕繞崇城之

宮關四門轍轍而高也大廈重疊而起也言

翰曰太清天也埃瑳塵皆之氣謂樓觀高峻

而憑天之氣以為造而自成也邈越塵昏之所資

混然之氣以為造而自成也邈越塵昏之所資

也標立也焦原亦不比况猥懼也其險言樓高之險

雖臨焦原亦不比况猥懼也其險言樓高之險

人之登此而不懼者言其堅固如山豈可論年

代之近遠乎天而曰陽靈日也陰祗雲雨神

言樓臺高峻入天而曰神濛雲霧於內也望之

停光在其上雲雨之神濛雲霧於內也望之

曰壙城也濬深也洫城溝也賈誼曰翟伐衛寇俠

經城洫堞城濬深也洫城溝也賈誼曰翟伐衛寇俠

城洫堞城濬深也洫城溝也賈誼曰翟伐衛寇俠

子曰莒國有石夏屋渠又曰既成藪藪尸

之谿莒國莫敢近也勇以見莒子者獨却

行齊蹕焉所高貌也鶡冠子曰善曰薛綜西京

賦注曰寧老于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西都賓

及太寧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西都賓

曰軼埃瑳之混濁周易曰萬物資始玄禮記

辭注曰危棟上遠也西京賦曰狀亭以若若禮記

注曰危棟上遠也西京賦曰狀亭以若若禮記

文曰危棟上遠也西京賦曰狀亭以若若禮記

陽靈之宮周禮曰掌地祗之禮也苑善本以

玄武陪以幽林繚垣開園觀字相臨碩果

灌叢園木竦尋篁篠懷風蒲桃結陰回淵灌

積水深蕪葭贊胡翟胡弱弱森丹藕凌波而

的礫綠芟泛濤而浸心潭心以羽翮頤頤鱗介

浮沉栖者擇木唯者擇音若吃交步渤澥與

姑餘常鳴鶴而在陰表清禦語勒虞箴思國

邱忘從禽樵蘇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金音

濟曰玄武苑名中有幽林繚繞也為牆環繞

大也草木雜生曰灌園木竦尋者大木也竹

叢生曰篁篠竹也言叢竹懷風清肅之氣蒲

桃體蔓延而葉密故多陰也向曰田曲灌

澄也積水眾流相合為池贊分別也言眾草

森然分別於內浮貌翹丹藕蓮也頤頤水浮貌

也言不迫逐不傷其性或沉也安理如此鳥鳴

曰咆鳴也若在江海以自得也言失其天性鳴鶴

在陰言皆自得其類也向曰藥謂池沼草

木有屋庇禽獸之處獵而不可禁任人取之虞

箴所以戒勸無為田獵之樂也思國之所憂

言忘從禽者言不從禽獸之樂也推木蘇草

也言苑中養任人縱之亦非所禁咸與入

梁鈞也竹園蒲桃諸果詩曰集于灌木春秋

得之謂也鳥則擇木又曰鹿死不擇音皆自

巨者爭揚曰雄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張衡東京

賦曰淵池清籟虞人蒞也事見春秋
 其辭曰世世禹跡畫為九州經啓九道人有
 寢廟毀于原獸忘其國恤思其德用不擾在帝夷
 昇冒于原獸忘其國恤思其德用不擾在帝夷
 是用不恢于夏家獸也臣司原敢告僕夫易曰
 即鹿無虞往從禽也孟子曰齊宣王問曰文
 王若其方七十里曰有諸孟子曰對曰傳有之
 曰若其方七十里曰有諸孟子曰對曰傳有之
 之固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向也答曰文
 王之固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向也答曰文
 與民同之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園方
 國之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園方
 四十里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園方
 里為井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言樵蘇往
 而無忌即鹿縱而善曰西都賦曰乎周文之德
 異乎齊宣之意而善曰西都賦曰乎周文之德
 西京賦曰其繚垣綿連周易曰碩果不食莊子
 曰見巨木其絮百圍孫子曰水深則回說文
 曰淵田水也毛詩曰有濯者淵文子曰積水
 成海說文曰贊分別也本草曰藕一名水芝

爾雅曰荷芙葉其根藕此文云凌波而的藥
 即藕為荷名非唯根矣的藥光明也上林賦
 曰的藥江靡浸潭漸漬也洞簫賦曰王液浸
 潭而承其根也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周
 禮曰川澤宜鱗物墳衍宜介物鱗玄曰鱗魚
 龍之屬介龜鼈之屬水居陸生者也漢書音
 義晉灼曰樵取也膜膜切田垆野奕奕蓄畝甘
 薪也蘇取草也膜膜切田垆野奕奕蓄畝甘
 荼途伊蠢芒種斯阜西門漑其前史起灌其
 後塏流十二同源異口蓄為屯雲泄為行雨
 水澍之稷古徐五陸蔣稷黍黝黝柳桑柘油
 油麻紵均田畫疇蕃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
 蔭翳音咽家安其所而服羨自悅邑屋相望
 武而隔踰奕世一翰曰膜膜羨也奕奕盛也田
 方歲曰蓄甘菁也茶苦菜也

伊維蠹生也芒種稻麥也西門稻麥也阜多也言此地生
茶薺多稻麥也西門稻麥也阜多也言此地生
漳水灌田人皆富澄級次渠泄水之各別也
十銚日蓄積也言積雨而不用則如雲之聚若泄
之乃潤田是乃行雨也良曰均田畫疇定其分畔
翰曰黝黝黑也桑拓之美色也油潤色
以蔴可黝黝黑也桑拓之美色也油潤色
蕃蔭廬室錯雜也言都人蕃屏廬舍錯雜而
也阻絕踰絕也言其平安無事雖邑屋相望
而阻絕踰絕也言其平安無事雖邑屋相望
云周原膺膺董茶如節爾雅曰田一歲曰蓄
詩云薄言采芑于此蓄畝周官曰澤草所生
種之芒種鄭司農曰芒種南分爲十二塏昔也
十微子麥秀之歌曰禾黍油油漢制列侯公主
田無過三十頃者其餘各以官次哀帝時董
賢賜田猥多王嘉上疏均田之制從此墮壞
詩者界也埽多王嘉上疏均田之制從此墮壞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故曰蕃廬錯列莊子曰
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里相望鷄犬
之聲相聞人至老死不相與往來奕梁山維
詩曰周原膺膺莫來反又詩曰奕奕梁山維
禹甸之賈逵國語注阜長也史記曰西門豹
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又曰史起爲鄴
今遂引漳水兮灌鄴人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
史公決漳水兮灌鄴人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
水陸謂高下之田也二渠之利下則澍生稷
稊高則植立稷黍也說文曰樹時雨所以澍
生萬物者也黑謂之樹反方璞曰黑貌也聲類
反爾雅曰黑謂之樹反方璞曰黑貌也聲類
油蔴肥也莊子曰治邑屋嘗不法聖人
哉謝承後漢書曰王翁位二千石奕世相襲
內則街衢輻湊朱闕結隅石杠江飛梁出控
漳渠疏通溝以濱路羅青槐以蔭塗比滄浪
平而可濯方步欄占以而有踰習習冠蓋莘莘

中所蒸徒班白不提行旅讓衢設官分職營處
署居夾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閭向曰闕樓隅

也言街衢輻湊朱樓結角而石橋引在漳水

之也言街衢輻湊朱樓結角而石橋引在漳水

以踰木渠清廊以比滄浪之澗澗纓槐樹之蔭可

容也言行人也班白老者不提挈器也旅

夾於府寺分劉曰言歎城內各使待其赤闕黑

本衢作衢劉曰言歎城內各使待其赤闕黑

橋在正當東西南北城門最是其通街也石實

石名橋曰漳渠堰也魏武帝時堰漳水在鄴西十

二溝夾水道東行出城所經石實者杜預楚辭曰

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善曰杜預楚辭曰

李注德陽殿賦曰朱闕叢巖晉灼漢書注曰

飛梁浮道之橋小雅曰控引也步櫺長廊也

楚辭曰曲屋步櫺宜擾畜上林賦曰步櫺周

冠蓋毛萇詩傳曰莘莘衆多也禮記曰君習習

者不提挈鄭玄曰雜色曰班家語曰設官分

職以爲民極小其府寺則位副三事官踰六

雅曰班次也

卿太善本常之號大理之名廈屋一揆華屏

齊榮肅肅階闕亮重門再扃師尹爰止毗世

作禎翰曰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正德以率

六官也太常主宗廟大制其刑獄廈大廈之

屋屏門牆也言府寺之制其刑獄廈大廈之

之設亦齊有之肅肅嚴整貌闕兩階之間言

重門故其關亦當再矣師尹主國之政事者

政也劉曰當司馬門南出道府第三少府卿
 相國府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府卿
 寺道東最北奉常寺次南大夫農寺出東掖門
 正東道南西頭太僕卿寺次中尉寺出東掖門
 門官東北行北城下東入大理寺官內大社
 西郎中令府城北南有五營魏武帝為魏王時
 太常號奉常廷尉號大理建安十八年始置
 大理大農少府中尉二大理建安十八年始置
 相國始置太常宗正二尉時武帝為魏王置相
 為御史大夫初置衛尉武帝為魏王置相
 國御史大夫初置衛尉武帝為魏王置相
 官踰六大夫初置衛尉武帝為魏王置相
 夜廩屋已見上注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爾
 雅曰屏謂之樹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爾
 雅曰兩階間也毛詩曰周易曰赫師尹毛萇曰師太
 高門之關也毛詩曰周易曰赫師尹毛萇曰師太
 師周之三公也尹氏為太師毛萇曰天子是
 毗又曰王國克生維周之禘毛萇曰禘禘也
 善本世其閭閻則長壽吉陽永平思忠亦有
 作代

戚里寘宮之東開出長者巷包諸公都護之

堂殿居綺窓輿騎朝猥蹀毖古其中良曰四

名東寘置也戚里外戚所居之里而置在帝宮

括公侯之宅向曰都護宮名居殿之中飾

為綺窓銑曰輿車騎馬猥多也蹀毖言累

積也天下朝貢車馬繁多累積而在此於都護

府內劉曰長壽吉陽永平思忠四里名也

長壽北入皆貴里也都護永平思忠四里名也

書萬石君傳曰徙其家長安戚里以韓為美

人故烏罪反聲類曰蹀躞也蹀徒反說文

曰敝區也營客館以周坊飾善本賓侶之所

集瑋豐樓之閑閱起建安而首立葺七牆幕

室房廡雜襲剖居厠居罔輟匠斲積習廣成

之傳知戀無以儔豪街之邸不能及銑曰營構

實徒所集之處以備待士瑋羨也起建安之中初

立也相掩習削介覆幕漫無也言房簷雜錯

言介斧工人無輟積習以漸理也廣成傳秦

者不能及我所制也劉曰鄴城東有都亭

中所立也古者重客館故舉年号也春秋左

傳曰高其開閣繕完葺牆以待賓客巧人以

時冢館官室子產曰侯之館公之為盟主也

宮室卑埤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爾雅

也曰閔巷門也一曰閔也館宮室諸侯傳也葺覆

記蘭相如奉璧西入秦秦舍相如廣城傳注

善曰蘭說文曰麻堂下周屋也許慎淮南子注

曰剖廁曲刀也廁九月反鄭玄論語注曰輟

與掇古字通張晏漢書注曰儔等也漢書曰輟

郵支首懸藁街蠻夷邸間晉廓三市而開廛

灼曰黃圖在長安城內也

籍平達之九達班列肆以兼羅設闐闐以襟

帶濟有無之常偏距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

峽堯薛五結侈所眺之博六中翰曰廓開也廛市

三市市中開道言開市要籍之所則平道九

達之處所以便利於人向曰班布也言布

貨物於市以羅列之闐闐市中巷繞市如衣

或至貧無此為常偏也昨至也畢盡也言至

日中畫會於市也抗立也旗亭市樓峽薛高

貌言此樓至高也侈眺視也言義所視之

貨賄可謂富博廣大也眺視也言義所視之

是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日夕而市此三

市之謂也達已解上天章傳曰達市夕而市

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之下貨交

易而退各得其所善曰有無謂貨物之多

易而退各得其所善曰有無謂貨物之多

易而退各得其所善曰有無謂貨物之多

易而退各得其所善曰有無謂貨物之多

不鬻於市布帛精倉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

不鬻於市色正色不鬻於市禽獸魚鼈

不中殺不鬻於市此皆不鬻邪之義周官曰

平肆展成鄭君曰展整也成平市者使定物

賈防誑豫善曰賈廣雅曰財貨也財與材古

字通爾雅曰賈財廣雅曰長常也言常習之

史記曰陶于河濱器不苦窳晉灼曰窳病也

餘孔反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周

易曰駟致其道仲長子昌言醇醲之化既淡

孔安國尚書傳曰醇粹也說文醇醲之化既淡

醲喻政之厚也酒之白藏平之藏去富有無隄

同賑太內控引世資寶珠儼積璫徒琛幣

充物初關石之所和鈞財賦之所底慎燕弧

盈庫而委勁冀馬填廩救而駟駿藏庫名

藏即庫也賑謂富有財物如大庫與白藏同豐控

極多也賑豐也大內內寶庫與白藏同豐控

引天下之資財向曰寶南夷珠名儼布也

璫貯也言南蠻之稅積貯多也珠王曰琛布也

帛言亦平也財物貢賦之所致者無失常者

亦慎也翰曰燕弧角弓出幽燕地言滿庫

委積其勁硬者廩養馬屋也駟壯也冀馬謂

冀北所生馬真溢廩中而呈壯駿也間爾雅

曰秋為白藏因以爲名也太內京邑都內寶

藏也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越人貢財之奉

不輸大內食貨志曰或璫財夏書曰庶土交正

鈞王府則有此夏之逸書禹貢曰庶土交正

底慎財賦咸則三壤鄴城西下有垂黃廢燕

幽州也孤弓爾雅曰北方之義者有幽都之

筋角焉春秋左氏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善曰周易曰富之與蘇林曰隄限也爾雅曰

不富也風俗通曰樂蘇林曰隄限也爾雅曰

是謂廩君之實巴氏出儼布八丈實在一匹

儼音豫帶音滯賈達國語注曰關通也鄭玄

反

儀禮注曰和調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金鐵曰
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子虛賦曰充仞其
中說文曰駟壯
馬也子朗反壯
至乎就京敵糾紛庶土罔寧

聖武興言將曜威靈介冑重襲旌旗躍莖弓
玃以解繁景矛鋌飄英三屬之甲縵
韓莫胡之

纓控弦簡發妙擬更平羸亦精反
亂起天下也周無寧安也聖武武帝也言大振曜其威靈
也良曰介甲也冑兜鍪也重襲重而衣之

躍舉也莖旗竿也言旌旗舉竿也以蛤骨飾
弓曰玃繁弓匣也解繁開弓匣矛鋌皆兵器
為風飄其英英旗飾也蔡開弓匣矛屬連也言甲

三言引滿弓弦擇處而發物無不中故妙擬
也言引滿弓弦擇處而發物無不中故妙擬
更羸更羸古之善射者也赤紱劉遠遊冠二十九

一年進爵為王二十二年旒金根車駕六馬建
警八蹕賜朱冠冕十二旒金根車駕六馬建
太常設五時副車爾雅曰弓以蜃者謂之玃

蜃骨也繁弓押也詩云二弓以蜃者謂之玃
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趙惠文王好劍
劍士夾門而容者三屬之甲趙惠文王好劍

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縵胡之
纓短後之衣曠目而語難者王乃從之縵胡之
策更羸謂魏王曰然則射虛發而鴈下

曰可有鴈從南方來更羸虛發而鴈下
曰左氏傳曰子魚曰尚書曰庶民之隘而不
吐預曰勃強也尚書曰庶民之隘而不

言出宿長揚賦曰以露威靈金匱曰良弓非
劫繁不張說文曰鉞以露威靈金匱曰良弓非
為單于控弦之士三鄰兩雅曰簡擇也謂擇

處而齊彼練而鈗息戈襲偏繫祿以讀會列
發也齊彼練而鈗息戈襲偏繫祿以讀會列
畢出征而中律執奇正以四伐碩畫麥精通

目無匪制推鋒積紀鉅氣彌銳三接三捷既

晝亦月剋剪方命吞滅咆交白咻休雲撤叛換

席卷虔劉鶴子侵威八紘荒阻率由洗兵海島

刷馬江洲振旅鞬鞬田反旆悠悠凱歸同飲

疏爵普疇朝無列官五印國無費留卒向齊整服

練而執銛利之戎襲著也偏襲戎衣名以出

征四遠行其誅伐師多言讀言使士卒被練

執戎衣偏襲之裳以為行列也軍帥師出大

盡中剋勝之法執奇正之計也也銛曰碩大

也言大畫奇策精通妙理舉無遺者目見所

為皆合其制鋒鋒刃推舉也十二年曰紀謂

武帝自初平年起兵至建安二五年故曰

積紀言雖積紀鋒銛之氣彌加捷剋之方放

也咆咻酒咆咻字也言放棄王命咆咻不實者

皆除剪吞滅之撤去也叛反換易也虔劉殺

也殺之漸以威德布於八方則荒阻之俗皆

有植率來賓莫不由大魏之德向曰謂戰

勝將休兵欲還師乃洗刷兵馬於海島江洲

也兵還日振旅鞬鞬象聲悠悠旆旌飛貌戰

者分其爵邑疇度使當其功刻印印角漸銷

項羽欲封其功不吝惜其印惜不與令得刻言

白費留謂今賞之故無此也劉曰春秋蘇武

傳曰強弩在前銛戎若後司馬法曰師多則曠

丁為文惠屠牛手之所觸莫不中音合於桑

者道進乎技矣巨始解牛今臣以神無非牛者

以目視也良庖歲更刀割也煖庖月更刀折

也今臣視也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也而刀折

若新葭於硯右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
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自餘地
矣文君曰善吾聞丁之言得養生焉一紀十二
年推鋒積紀謂魏武帝從初平元年起兵至
建安二十二年孫武曰避其銳氣謂銳氣之利甚
於鋒刃也易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
接詩云一月三日捷既畫亦月者蓋取其頻繁
之數或曰或月也方命者謂始起兵誅董卓之
弗戢方命剋萬方也方命者謂始起兵誅董卓之
首亂漢室也咆咻猶咆咻者剋翦韓暹楊奉
云包然于中國吞滅咆咻者剋翦韓暹楊奉
之不用王命也換猶恣睢也漢書曰項羽也
劉殺也春秋左傳呂相絕秦曰劉我邊垂
席卷慶劉者謂擒呂布於徐州剋袁術於揚
州平韓約馬超於雍州謂北羈單于於白屋東
威八紘荒阻率由者謂北羈單于於白屋東
懷孫權相如梨賦曰喇嗽其漿蘇秦曰刷少嘗
也司馬相如梨賦曰喇嗽其漿蘇秦曰刷少嘗

殷農若三軍之眾春秋穀梁傳曰八日振旅
無事以嚴眾也春秋左傳曰九軍行告於宗
廟反飲也至漢書曰疏爵而貴之疏爵普疇疇
其爵邑也剋印印角剋也韓信傳曰項王有
功不當封爵印剋忍不能與孫子兵法曰戰勝
而不修其賞者凶命曰費留善曰國語曰
公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襲音督說文昭曰襲
在中左右異色故曰偏襲音督說文昭曰襲
漢書曰然讀盛容淮南子曰八澤之師出以律
八紘尚書曰率由典常以藩王室魏武兵接
要曰大將將行兩濡衣冠是謂洗兵劉劭七
華曰激馬河源遊目崑崙蒼頡篇曰鞫鞫衆
車聲也呼萌反今為軸字音田毛詩曰鞫鞫衆
旆旌魏武孫子注曰喪亂既弭而能宴武人
賞不以時但留費也喪亂既弭而能宴武人
歸獸而去戰簫斧戰柯以柙甲胡刃虹旌攝麾
以就卷斟洪範酌典憲觀所恒通其變上垂

拱而司契下緣督而自勸道來斯貴利往則
賤囹圄寂寥京庾流行翰曰弭平而能為宴樂武
王歸馬放牛去其戰士蕭斧越斧也戢斂其
柯藏押其刃血旌畫為虹者攝收其麾旌以
卷藏之皆示不服用也洪大範法言理天
之大法典常也言息兵華當安人故斟酌大
法與常憲不可失也觀人之恒理謂使知其
情通而變之使其不倦上則垂衣拱手執法
契以御天下緣順督中下則順乎中道而自
勤勉而復貴道賤利因固則順也寂寥空也京
大庾倉也流衍積多也劉曰尚書曰徃伐
歸獸雍門周說益嘗君曰以強秦之勢伐弱
韓警猶孽蕭斧以伐朝菌也馬融之廣成頌曰
建雄虹之長於洪範箕子陳政術之篇也易
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聖人執左契而
通其變使人不倦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
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微去戰雖周公攝
政弘化弭亂司馬法曰以戰去戰雖周公攝

書曰垂拱而天下化莊子曰綏督以為經可
以保身可以全生也司馬彪曰綏順也督中
也順守道中以常禮記曰春省國圖文
子曰法寬刑緩因虛空毛詩曰曾孫之庚
如坻如京鄭玄於東鯉帝即序西傾順軌
曰庾露積穀也於是東鯉帝即序西傾順軌
荆南懷懋惠朔北思肆偉
水襁渠耳之傑服其荒服斂衽審魏闕置酒文
水襁渠耳之傑服其荒服斂衽審魏闕置酒文
昌高張宿設其夜未遽庭燎晰晰列支有客邠
邠載華載裔八聲岌岌冠縱綺所纍纍追辮髮
清酤戶如濟濁醪如河凍醴流澌息温耐有
躍波豐肴衍衍行庖饘饘情情醞據燕酣湑

文選卷六

三十一

庭燎哲楚辭曰高余冠之岌岌鄭玄禮記
 注曰繼今之憤也繼與繼同漢書曰諸侯
 纍從楚又終軍曰漸流水也周易曰鴻漸于盤
 飲之貌也韓詩曰循衍寬饒之貌也番番豐
 三悅之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酣毛詩
 曰迨我暇矣飲此滑矣毛萇曰滑管也鄭玄
 曰沛管也醜乙據反曰延廣樂奏九成冠韶夏冒
 六英五莖嘈響起疑震霆天宇駭地廬驚
 億若大帝之所興作二羸之所曾聆
 樂九成九奏也韶舜首也冒猶籠也言奏數樂
 皆首出韶夏籠羅六英嘈聲起如振動雷霆
 駭驚天也億遠也大帝天言遠若天帝之
 所興作秦同祖穆公簡子皆曾夢天帝為其
 子趙興秦同祖穆公簡子皆曾夢天帝為其

奏鉤天廣樂故云二羸之所曾聆聆聽也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二羸陳也尚書曰簫韶九
 成鳳皇來儀樂動聲儀曰帝嚳樂曰六英顯
 項樂曰五莖舜曰大韶禹曰大夏宋曰六英顯
 英能為天地四時六合也五莖能為五行之
 道立根本也漢書曰六顯項作六莖夏大承二
 帝也詔繼堯也嘈與僧古字通西京賦曰大
 帝說秦穆公而觀之饗以鈞天廣樂史記曰大
 趙簡子病扁鵲視之曰昔繆公嘗曰帝告我
 晉國且大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二日簡子
 寤之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
 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又曰趙氏之先
 與秦同祖然則秦趙同姓故曰二羸金石絲
 也博雅曰聆聽也善本無六英二字金石絲
 竹之恒韻匏土革木之常調干戚羽旄之飾
 好去清謳微吟之要妙世業之所日用耳目
 之所開善本覺雜糅又紛錯無該孩汜敷梵
 作聞善本覺雜糅又紛錯無該孩汜敷梵

本作博鞞泥都鞮居所掌之音鞞邁昧任而禁

金之曲以娛四夷之君以睦八荒之俗干翰曰

咸斧也羽翟羽旄旄牛尾皆舞人執之謳歌

也謂樂以防淫和元氣故王者為代業不可

一曰而襄固當常用可以開發耳目之聰明

也曰文綵也紛錯亂雜也該同也泥博猶廣

大也言禮樂之音向曰鞞鞞鞞鞞兼同普記而

之可謂博也音向曰鞞鞞鞞鞞兼同普記而

鞞昧任禁皆四夷樂名所以各為其方樂以

周鞞樂官名也周官鞞鞞氏掌四夷之樂與

其聲歌韓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

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善曰周禮曰播之

以八音金石革絲木匏竹禮記注曰干戚

羽旄謂之樂鄭玄曰干音也戚斧也武舞所

執羽翟也旄旄牛尾文舞所執魏文帝樂

府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孔叢子曰世業不替

同方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鄭玄曰周禮注曰觀

鞞四夷舞者韋也鞞命決曰東夷曰昧南夷

夷之樂曰韋孝經鈞命決曰東夷曰昧南夷

曰任西夷之樂曰重之疑誤也甘泉賦曰八荒

閱以義舉去備法去駕理秋御顯文武之壯觀

邁梁騶之所著銑曰既已也夏獵曰狩收也苗為苗

收取之爰於也春出曰遊秋出曰豫天子躬

耕藉田以爲農者先所以勸民也言動以禮

也大閱講武也言天子出行必以義也法駕大輅車六

馬駕也言天子出行必以義也此也秋駕大輅車六

人調理習之文謂習禮樂也武謂田獵講武

也百官禮樂鏘鏘可法壯觀也武謂田獵講武

古者天子田獵地名今則過古書之所謂也

劉曰夏獵曰苗冬獵曰狩建安二十一年也

月魏武帝親耕籍田于鄴城建安二十二年

年十月甲午親耕籍田于鄴城建安二十二年

也閱講武也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田
 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禮記曰天子為籍田千畝公羊傳曰大閱者
 何簡車馬也蔡邕獨斷曰天子有法駕莊子
 曰尹需學御三年而所得夜受秋駕於其師
 明也日往朝其師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獨愛
 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將教子以秋駕司
 馬彪曰此秋駕之法駕也史林不槎仕五澤不
 記曰此天下之壯觀也
 伐天老斧斨羊七以時罾網作善本以道德連木
 理仁挺芝草皓獸為之育藪丹魚為之生沼
 喬聿雲翔龍澤馬子錄阜山圖其石川形其
 寶莫黑匪鳥三趾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
 自擾嘉頴離合以尊尊子醴泉涌流而浩

浩顯禎祥以曲成固觸物而兼造蓋亦明靈

之所酬酢休徵之所偉兆良曰槎斬也拊斬

也天獸之子斨斧也言非時不入山林不以其

時非孝也草木落然後斨斧介入山林鷹隼擊

然後施罾弋故云斨斨以時罾網以道

曰有德則木連理懷仁則挺生芝草皓獸丹

魚並祥瑞藪澤地沼也翰曰喬雲赤色雲

飛龍出焉澤馬于於山阜于小步山川皆為

見詩云莫黑匪鳥莫赤匪狐擾馴擾也

曰嘉頴為嘉禾合穗萼萼花秀貌皓泉流

化而皆明禎祥曲成我魏祚故乃觸類

也詩云於天下劉曰草木未成曰夭新方斧
 也詩云於天下劉曰草木未成曰夭新方斧
 理芝草生於樂平郡白鹿白鸞見於郡國赤
 魚見於太原郡黃初元年十一月黃龍高四

五丈出雲中張口正赤商雲者外赤內青也
揚雄太玄曰紫霓商雲澤馬見於上黨郡瑞
石靈圖出於張掖之柳谷始見於建安形成
於黃初二年醴泉出河內郡玉璧一枝延康
元年三足鳥九尾狐見於郡國嘉禾生醴泉
出易曰顯道而神德行是故國嘉禾生醴泉
祐神矣實主俱飲主人先舉名曰酬酢可與
人酒名曰實主俱飲主人先舉名曰酬酢可與
瑞皆至此蓋明靈感應人理其與人事交報
之義也故曰蓋亦明靈酬酢也與人事交報
擊羅周山不搖藥澤不伐矢工不日鷹隼未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未落工不日鷹隼未
記曰王者慈仁則芝草生說文曰連理古瑞命
丑亦反毛詩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尚書曰
虞皇來儀應劭漢書曰擾音擾也說文曰
頽德也尊茂盛貌也蒼頡篇曰複善也周
曰曲成萬物而不遺尚書有休徵孔安國曰
序義行之大也
說文曰偉大也
收收
率土遷善罔匱沐浴

福應宅心醴南粹餘糧栖畝而不收頌聲

載路而洋溢河洛開奧符命用出翩翩黃鳥

銜書來訊信人謀所尊鬼謀所秩劉宗委馭

異其神器窺玉策於金滕接圖錄於石室考

歷數之所在察五德之所莅量寸旬消吉日

陟中壇即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繼絕世脩廢

職徽幟以變器械以革顯仁翌明截用玄默

菲言厚行陶化洙學讎校篆轉籀又篇章畢

覲優賢著於揚歷匪彘形於親戚良曰收收

應宅居也醴粹猶醇厚也言醇厚之沐浴徵之

人紀年穀豐多盈於田畝如鳥之栖宿人
 收紀頌聲言歌謠滿路洋洋乎盈耳
 河洛出圖書開秘奧而大魏符命用出也
 翻飛貌訊告也魏將受禪有黃鳥銜丹書
 有文告以祥應秩序也濟曰委棄也神
 位漢主委棄天下之跡金滕金匱也所
 策所以記帝王之跡金滕金匱也所謂
 金匱石室藏秘書之所帝圖籍於此
 良曰五德五行也蒼臨也言察五行之
 乃改漢之正朔銑日消擇也言擇吉日
 繼之士有失職者復之皆王侯有絕嗣
 也曰明也言文帝有仁明之德藏用於
 曰默而不言而德化以著之良曰文
 厚行陶染而成其學鮮荅校考經史篆
 書篇什文章莫不盡覽向曰著明也優
 賢才明其搜揚而歷試之匪非藥私形
 言文帝非以私情而見於親戚劉曰河

開奧河出圖洛出書也黃初元年黃鳥銜丹
 書見河上堊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策玉
 牒也尚書曰得觀書於石室蒞臨也馬融
 曰菲薄也風俗通曰案劉向別錄義曰周
 王太史作大篆也籀音曹漢書晁錯曰今
 下不孽諸侯應劭曰接本枝別榦蕃屏皇
 之以禮不庶孽畜之也
 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抗旌則威殫秋霜擣
 翰則華縱春葩英詰列雄豪佐命帝室相
 二八將猛四七赫赫震震開務有謚故令
 民觀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為一翰曰本根
 王著皆帝之同體知木之同根而別枝榦
 作社稷之藩援濟曰任城王彰東阿王植
 銑曰抗立殫猛擣發也立旌節則威猛如
 籍謂任城王彰發文翰則華縱如春之葩

籍謂任城王彰發文翰則華縱如春之葩
 銑曰抗立殫猛擣發也立旌節則威猛如
 作社稷之藩援濟曰任城王彰東阿王植
 王著皆帝之同體知木之同根而別枝榦
 民觀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為一翰曰本根
 二八將猛四七赫赫震震開務有謚故令
 翰則華縱春葩英詰列雄豪佐命帝室相
 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抗旌則威殫秋霜擣
 下不孽諸侯應劭曰接本枝別榦蕃屏皇
 之以禮不庶孽畜之也
 王太史作大篆也籀音曹漢書晁錯曰今
 曰菲薄也風俗通曰案劉向別錄義曰周
 牒也尚書曰得觀書於石室蒞臨也馬融
 書見河上堊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策玉
 開奧河出圖洛出書也黃初元年黃鳥銜丹

行獨得於此起百王瑣瑣之道追過卷領結

繩之主瞻顧留心於舜與之比蹤為讓禹也

尊盧赫胥犬義神農有熊皆古之有道君也

洪大崇高篤厚也玄同猶大曰道也奚猶何也

有醇厚宇內大亦何急與之曰道大化高代也

亦不能與之繼迹而齊其風言猶小也哉言我

曰淮南子曰古者有督而卷領以王天下其

為德生而不殺莊周曰昔者軒轅氏赫胥氏

專廬氏處義神農氏當是時一人結繩而用之

若此之時則至治也黃帝是一時人號有熊氏踵繼

也武迹也楚辭曰及前王之踵武善曰幽

曰天祿永終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西京賦

曰皇恩溥尚書曰帝德廣運老子曰太盈若

冲字書曰虛也魏志曰留王奐即皇帝位

後禪位于晉嗣王魏世譜曰魏封帝為陳留

王臣至公謂帝為臣於晉至公魏之道也冲長

子昌言曰人主痛之以至公司馬相如吊二

世文曰操行之不得班固曰漢承百王之弊

馮衍顯志賦曰非庸庸之所識庸謂允常無

奇異也史記曰舜字重華高誘淮南子注曰

隆盛也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謂玄

愛之奚遽不亂是故料其建國析其法

度諮其考室議其舉措復之而無數亦申之

而有裕非疏糲葛之士所能精非鄙俚之言

所能具銑曰料計也析分也諮猶詢謀也言

邑分析法度令得其室之制皆合法則也立都

舉直措枉之事復猶覆也數厭也申猶用也

裕寬也言都邑制度可謂無厭倦而措枉直之

王化天無厭用之寬簡此故非疏賤之劉

曰詩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疏糲也漢書司馬遷傳

曰質而不俚俚鄙也爾雅曰諮謀也陳琳檄吳將校曰豈輕舉措也哉毛詩曰無穀於至於山川之倬倬角詭物

產之魁殊或名奇而見稱或實異而可書生之所常厚詢恂羨之所不渝善本有則有

駕鴛交谷虎澗龍山掘鯉之淀覲蓋節之泉

善本作淵 瓠瓠祈精衛銜木償常怨音常山平干

鉅鹿河間列真非一徃徃出焉昌容練色犢

配眉連玄俗無景善本木羽偶仙琴高沈水

而不濡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以驗術

故將去而林燔扶原反山川倬絕物產大殊各

奇實異下文所謂稱而書之者乃生人資厚

皆信羨而談之非變改而妄說也

鴛交谷武澗並水名龍山山名定泉而歲者

掘鯉交谷武澗並水名龍山山名定泉而歲者

乃常銜西山木石以真東海欲報其怨此鳥

曰自常山至河間四郡名犢配仙人列真言皆

仙人也練色言顏色美也犢配仙人列真言皆

無景木羽與之匹偶故曰偶仙也無形影故曰

高仙人也水師門為火仙行火不燒為孔甲龍

也孔子曰人之輕死於野外山生之厚也謂劉生

生之精以自厚也鴛鴦水在南和縣西交谷

掘鯉在河間莫縣之西南龍山在廣平涉縣

蓋節淵在平原葛縣北山海經曰發鳩之山

有鳥狀如鳥而文首白豕赤足名曰精衛赤

帝之女名女娃遊於海溺而反精衛

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埋東海焉列真謂列仙也
 也列仙傳昌容者常山道人自稱殷王女
 食逢累根子者數年而顏壯時如少年
 日練色犢子者數年而顏壯時如少年
 乃知其仙人也陽都女者生而眉連耳
 長眾以為異俗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
 都走莫能追之遂留相奉待出門共牽犢
 而女都女悅之遂留相奉待出門共牽犢
 服藥用英賣藥於市七丸一錢治百病
 見俗俗形無影王呼俗者實無影南和
 故趙也文帝二年以呼俗為國木羽者
 人也母貧賤常助產婦兒生自此兒司
 怖暮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此兒司
 當報汝恩使子與木羽俱仙言此兒司
 兒生字之恩為木羽兒至年十五陰信
 趙人之呼木羽木羽為我御來遂俱去
 趙人也浮遊冀州二百餘年後辭入碭
 取龍子與諸弟出坐祠中留一月齊待
 傍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留一月齊待

師門者庸父第子亦能使火為野一甲龍師孔
 甲不能修其心意殺而埋之外野一甲龍師孔
 迎之訖則山木皆燔孔甲祠而禱之來還而
 道死肅父冀州人也曲州屬廣
 平郡漢武帝征和二年嘗為平干國故曰常
 善曰廣雅曰倬絕也薛綜西京賦注曰詭異
 也王逸楚辭注曰倬絕也薛綜西京賦注曰詭異
 猶養也劉瓛周易義曰信也毛詩曰舍命不渝
 日詢姜且仁鄭玄曰信也毛詩曰舍命不渝
 毛萇曰俞變也淀音祇飛貌也馮衍爵銘曰
 翅也長反今音祇飛貌也馮衍爵銘曰
 壽配列真劉歆移曰天下眾書往往易陽壯
 頗出左氏傳太史剋曰奉以周旋往往易陽壯
 容衛之稚質邯鄲躡步趙之鳴瑟真定之梨
 固安之栗醇耐中山流酒千日淇其洹桓之
 筍信都之棗雍丘之梁清流之稻錦繡襄邑

大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末上林之墮牆

本前修以作系言胡計反其土翰曰旨美也先

而終遺其美逸詩云本隱九變復貫知言之選言

以慮之深也易云遺美至於隱見反殊其致一

也上林賦云類牆之真墮者為漢氏苑囿之大

方欲頽之使山澤之人得志而為我無苑囿之

大山川萬物皆付自然故以頽牆為末事也

守古賢聖之道而系襲之以頽牆為末事也

日逸詩九變復貫則知言之選擇來比比物謂屬

變而還復舊貫則知言之選擇來比比物謂屬

物土之叙也屈原遠遊曰造旬始觀清都言

雖選言簡章徒至九復而猶遺其精旨也春

秋推見以故曰末上林之墮牆塞吾山澤之前

合德一也故曰末上林之墮牆塞吾山澤之前

系也前修謂賢也頽墮使山澤之前人得

馬相如林賦曰頽墮使山澤之前人得

至揚雄羽獵賦後曰放雉兔收置眾與百姓

共之亂者理也傳曰有亂臣十人此皆二賦

以其後居正之義理其前過甚之事也張衡

東京賦曰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

辭雖系以墮墮墮墮墮墮墮墮墮墮墮墮墮墮

其果毅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勳配管敬之

績歌鐘析歷先邦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令聞

也敵濟日軍容凜然不可犯乃可申其果毅殺

撫安戎狄使不為亂元大勳功也管仲相齊

桓公九合諸侯魏絳輔晉悼公七合諸侯故

勳功配之析分也邦君晉悼公也鄭伯納歌

鍾二肆於晉肆懸鍾磬之物而分一肆賜魏

絳言此則魏絳之賢有美聞也魏絳本魏人

今論魏德之盛故述絳於此也劉絳曰國語曰

鄭伯納女樂二肆八日歌鍾二肆公錫魏絳而政諸

一八歌鍾一肆日歌鍾二肆公錫魏絳而政諸

華於今八年桓公諸侯寡人無不志與子

公得二肆而賜魏絳一元勳配管敬之績也悼

公之管敬仲桓公九合諸侯無不志與子

君之肆也善禮曰司馬介胄有不可犯鄭玄

軍軍容不入國禮記曰介胄有不可犯鄭玄

禮記注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班固漢書述

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班固漢書述

臣曰毛詩曰元勳聞令望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

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為之軾廬諸侯為之

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於窮隘之巷居

室雖近而心不遠大富有仁義職務人之所競

者而其心不遠大富有仁義職務人之所競

攻魏聞文侯禮干木乃止故云諸侯為之

弋此則所謂解紛也劉曰呂氏春秋曰止

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軾之其僕曰

干木布衣耳而君載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

干木不趣俗役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

千里之外未肯以己易寡人先乎勢

干木富於義勢不如德尊財不義高吾安

敢不執乎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

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乃不競於俗故曰

君以爲然乃止干木寂然不競於俗故曰

競弗羅也逸詩云兆云詢多職競弗羅善

日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毛詩曰誕寘

之隘巷又曰解其室則貴非吾尊重士喻山親

御監門謙謙同軒擗格女秦起趙威振八蕃則

信陵之名若蘭芬也向曰魏公子無忌封信

下賢士喻方丘山有隱士侯嬴至貧賤為大

梁夷門監門者信陵君以車騎迎侯生信陵

親為御車過屠人朱亥信陵謙卑為御不怠

同軒即為御也秦圍趙信陵遣兵救趙擊破

秦軍邯鄲遂存攻云威振八蕃此信陵之名如

威振動邯鄲遂存攻云威振八蕃此信陵之名如

蘭之芳香不絕也劉曰史記曰魏有隱士

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隱士

方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迎侯

生秦兵圍邯鄲公子坐定從車騎虛左自迎侯

使使讓公子數請王及賓客辯士說王

萬端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及賓客辯士說王

朱亥推殺將軍晉鄙而奪其軍進擊秦軍秦

軍解去邯鄲遂存秦兵伐魏公子進擊秦軍秦

王魏王以上將授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至函

侯各進兵救魏公子當是之時公子威振天下

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之時公子威振天下

善曰史記曰侯生直上載欲以觀公子威振天下

英辯榮枯能濟其厄位加將相室隙之策

四海齊鋒一口所敵則張儀張祿亦足云也

翰曰言張儀張祿英雄辯說榮枯在於一朝

能濟時厄秦用張祿為相室塞也隙竅也言

張儀張祿籌策如以秦一物塞小竅應時而合

四海諸侯雖齊鋒攻秦一言以說乃能敵之

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張

六

四十六

合從之謀秦封儀為武信君為秦將取陝
 上郡塞范雎者魏中大夫須賈怨范雎以
 無以自資乃事魏折脅摧齒睢佯死即盛
 告魏將魏齊答擊折脅摧齒睢佯死即盛
 者乃請棄箕中死者遂伏匿更名張祿先
 隨秦謁者王稽八謂昭王曰臣居山東時
 聞齊有田單而不可聞其有王也今太
 不顧穰侯不出使不報華陽也今太
 貴備而國不危者未報之也昭王懼乃
 侯收其印而相張祿封為應侯應侯之
 蔡澤說曰印而相張祿封為應侯應侯
 制諸侯六國不得合從使天下皆畏秦
 善曰曹植輔臣論曰英辯博通張升及
 隙踏瑕則冬榮解朝也室權惟庸蜀與
 同窠和苦句而無所屈也鳥鼠同穴一
 禽鳥一自以為魚鼈地良曰權實也庸蜀

山林且地狹如與鵲同穴也善曰許慎
 江湖卑濕如與鵲同穴也善曰許慎
 南子曰注曰推揚推啓也尚書曰及庸蜀
 安國曰庸在江漢之南左氏傳曰及庸蜀
 鸛具壽反株音誅大伯始所居地名句吳
 孰姑壽夢也句吳大伯始所居地名句吳
 音溝說文曰鼈也鼈莫耿反漢賈捐之
 曰鼈屬也鼈莫耿反漢賈捐之
 駱越之人譬猶魚鼈何足貪也鍾會論
 曰吳之玩水若魚鼈蜀之便山若禽獸
 猥積而崎嶇泉流迸集而映咽隰壤巖
 漏而沮洳如林藪石留而蕪穢窮岫泄
 雲日月恒翳宅土燭暑封疆瘴厲蜀多
 阜猥曲積深崎嶇而險也良曰言吳地
 江海泉流迸集言百川水迸集於此
 也銑曰下濕曰隰隰之土流藏水多
 而出沮洳泉泥相和貌林藪礫石地名

有水曰石留地多草而荒穢孤窮山岫恒出
 陰雲不見日月常掩翳多雨向曰宅居也
 瘴氣也言吳蜀皆熱氣暑蒸邊近瘴厲惡
 疫之氣劉曰山阜猥積蜀也泉流近瘴集吳
 也戰國策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阜韓
 王曰成阜石留之地無所用之地也石留地
 喻土也或多石猶人物之善有留結也一曰
 而石也或作溜字物善曰廣雅曰崎嶇傾側
 也字書曰廉反周易曰巽也公羊傳曰滲
 漬也作廉反周易曰巽也公羊傳曰滲也
 所禁反毛詩曰彼汾沮洳毛萇曰沮洳其
 如也揚惲書曰蕪穢不治吳蜀皆暑濕其
 也皆有瘴氣善曰世猶反出蔡莽螫適刺
 蟲毒噬刺割曰刺割昆蟲毒蟲皆咬人也
 蔡莽螫刺多毒草也昆蟲毒蟲皆咬人也
 屬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蔡草莽也方
 曰莽草也南楚曰莽鄭玄禮記注漢罪流禦
 曰昆明也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

秦餘徒芻制宵貌最陋稟質蓬七脆巷
 無杼直首里罕耆耄或魁直結計而左言或
 鏤膚而鑽在髮或明發而耀了徒歌或浮沫而
 卒歲芻亦罪人也宵小也言其小貌最陋醜
 惡遲脆急躁輕蹶之貌又濟曰杼首長首者
 罕希也言吳蜀人最陋又多不壽故巷無杼
 首里希者老醜結髮於兩耳垂者左言
 謂不曉文宇鏤膚即文身者鑽髮為一撮於
 項後二銑曰發曉也居于江湖若魚鼈浮泳以
 歌言二國政急也居於趙遷卓氏於蜀漢時以
 為終歲之事劉曰破揚雄賦秦漢之徒充以
 山東貨殖傳曰秦破趙遷卓氏於蜀漢時以
 南比景善曰左氏傳亦皆有徙者息夫躬孫寵
 之屬曰輕易淫泆柔弱褊阨漢書曰人肖天
 廣雅曰輕易淫泆柔弱褊阨漢書曰人肖天
 天巴蜀輕易淫泆柔弱褊阨漢書曰人肖天

地謂之貌方言燕記曰豐人持首長首也

也燕謂之貌方言燕記曰豐人持首長首也

小貌也善曰廣雅曰質軀也蓬亦脆也七預曰無扞首也

文曰脆少勇耆也杜預曰七王使宰孔謂

齊侯曰伯舅耆也杜預曰七王使宰孔謂

記曰蜀之先代晏曰推結左語不曉引率連謳歌

而跳善曰漢書淮南王曰越鑽髮文身不可

思曰善曰漢書淮南王曰越鑽髮文身不可

張揖曰明發不寐爾雅曰耀耀契契愈遐急

也郭璞曰賦役不均賢人憂歎遠急切風俗

以登界下慄為嬗本胡麥切善人物以殘害為

藝勇為好聖俠嬗好藝能也言風俗以狹劣果

好也音盡左氏傳曰自內害反威儀所不攝憲

章所不綴濟也言其遐荒風俗殊也綴猶繫

曰毛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禮記曰由重

山之束阨介鳥因長川而善之本裾勢距遠關以

闕苦關俞時高櫟巢而陞制阨險也東蜀也

長川吳也裾如衣以為要勢翰曰言距守

遠關關關中是居鳥巢而設階陛之制固

非其宜矣漢書曰重山東阨謂蜀也長川裾

勢謂吳也漢書曰重山東阨謂蜀也長川裾

亦由於湫厄也裾勢依裾川之形勢也陛制

弱卒瑣甲無異螳螂之衛銑曰繇罽微細也

如蛛螫之網觸而乃破瑣猶碎也弱兵碎甲

何異螳螂之臂以當車轍何足以為衛善

曰絲罽微貌呂氏春秋湯祝曰蛛螫作罔罔

當車轍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與先代善本而

常然雖信險而勦了子絕揆既往之前跡即將

來之後轍成都迄已傾覆建業則亦顛沛日向

先代吳王夫差國滅公孫述稱蜀帝而亡雖

各恃險皆以勦絕揆度也我度二國則為後

轍喪敗無日矣將傾覆曰迄竟也成都蜀都建

業吳都言竟將傾覆善曰尚書曰天用勦

絕其命勦子小反左氏傳呂相絕秦曰顛沛覆

我社稷論語曰顛沛必於是馬融曰顛沛僵

什顧非累卵於疊碁焉至觀形而懷怛荀息曰

也顧非累卵於疊碁焉至觀形而懷怛荀息曰

累十二碁子加九卵於此何能觀其形而預懷

二國之危若不同於此何能觀其形而預懷

惻怛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侯覲形也說

苑日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侯覲形也說

能累十二碁子加九卵於此何能觀其形而預懷

息以碁子致下加九雞子于其上公曰危孫

哉孫息曰是不危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

望公語注曰壞臺賈逵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而

菴菴藹在桑榆猶苟且假其餘光如木槿之日

朝出菴藹然至暮而落善曰權猶苟且也

楚辭曰聊假日以頹時說文曰木槿朝花暮

落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謠於吳會朝周過殷子

虛悲而歌曰麥秀漸漸兮黍稷離離方言吳

者舉一足以明蜀矣墟見麥秀之漸漸曰此

子將相朝周過殷之墟見麥秀之漸漸曰此

父母之國宗廟社稷人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

則為朝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

詩序曰黍離閔宗居大夫行役過先生之言

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而作是詩先生之言

未率吳蜀二客矐音矐然相顧矐音矐力焉失

所有醜土懜莫贈切善容神藥形如茹音弛

氣離坐懜典土墨而謝意向曰矐然驚也矐焉失

形屈曰藥物之自死拘束敬聽先生之言翰曰

弛解也言向者形容拘束敬聽先生之言翰曰

懼而蹶乃解舒其氣離於坐所懜墨面色變

墨而懜也劉曰懼懼也春秋傳如氏懼

詩曰有醜面目曹愧也左傳曰亦無曹焉揚

惟方言曰懜也荆揚之間曰懜亦無曹焉揚

懜先壘反今本並為矐矐大視也呼縛反說

文曰矐失意視他狄反矐矐大視也呼縛反說

下也矐與藥同並而可矐反呂氏春秋曰以茹

魚驅蠅愈至而不可矐反呂氏春秋曰以茹

如舉反廣雅曰矐弛釋也施紙反懜勃典反杜

預左氏傳注曰矐色下也施紙反懜勃典反杜

曰僕黨清狂怵迫閩濮習蓼蟲之忘辛翫

進退之惟谷非常寐而無覺不覩皇輿之軌

躅良曰僕黨二容自稱也無疾而迷曰清狂

迫居於此中如蓼草之虫忘其辛味如深谷

是非常寐而不覺悟蓋習俗使然所以不見

傳曰賀清狂不惠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故云

善曰閩已見吳都孔安國尚書注曰濮國在

江漢之南楚辭曰蓼虫不知從乎葵藿王逸

曰蓼虫處辛刺食苦惡不從葵藿食甘美毛

辭曰恐皇輿之敗績漢班過以汎剽之單

惠歷執古之醇聽無重龍慳邊以馳以錄佃

矣詩推度容曰震起而驚雖星有風雨之好

人有異同之性庶觀部家與剝廬非蘇世

而居政偏習者矣蘇家幽閭之好雨人

窮困之居庶近也蘇猶悟也亦二客自言家

於幽闇之處居困窮之地不能明悟時事以

居正道自責之深也劉曰尚書洪範曰庶

如星之所好異易曰豐其屋其家小人

廬楚辭九章曰葑也必獨立春秋公羊傳曰

君子大居正善曰言己因此幸見部家剝

也王彌周易注曰蘇厚家覆閭之甚也王逸

蘇寤之注曰且夫寒谷豐黍吹律以善本無

之善本有昏情爽曙箴規以善本無顯之本善

有也字銑曰鄒衍居燕地美而谷寒不生

五穀鄒子吹律暖氣至遂生黍而豐也向

曰爽明曙曉也箴規戒使然也二客言昏曙

情所以明曉者先生戒使然也亦猶寒谷吹

律而暖至劉曰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

谷地美而寒不生劉向別錄曰鄒吹律而溫

至黍生今名黍谷善曰孔安國雖明珠無

尚書注爽明也說文曰曙旦明也雖明珠無

寸尺璧有盈曜車二六三傾五城未若申錫

典章之為遠也後良曰魏王有徑寸珠照車

城也言秦王願以十五城易趙王和氏之璧

文選卷六

五十一

夜照一室史記曰趙惠文王得楚和璧秦昭
王聞之願以十五城請易璧毛詩曰申錫無

疆亮曰日不雙麗世無善本作兩帝天經地

也信知天下不可有二日國不可有二主

銑曰天經地緯商覆育萬物也王者法之而

行帝位所自立歸於天人心矣向曰齊給

說也二客自辯說警論給便利而不慎義謂

曰荀卿子曰辯說警論給便利而不慎義謂

之好說善曰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主

漢書文帝賜尉佗書云兩帝並立新序曰單

襄公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天之象

也家語孔子曰小辯

害義小言破道也

文選卷第六



